



MAISON MÈRE DES CŒURS
MISSIONNAIRES DE L'IMMACULÉE-CONCEPTION
2900, CHEMIN SAINTE-CATHERINE
CÔTE-DES-ROCKES MONTREAL, P. Q., CANADA

MAISON NERE DES SOEURS
MISSIONNAIRES DE L'IMMACULEE-CONCEPTION

2900, CHEMIN SAINTE-CATHERINE
COTE-DES-NEIGES MONTREAL, P. Q., CANADA

下卷聖事七件正義旁義

觀夫羈旅登程。風塵跋涉。口渴唇焦。幾
至渴死中途。難以再進。幸而盤桓細望。
瞥見清泉而飲之。不覺神清氣爽。於是
解焦渴而迺興。迺止。瞻衡宇而載欣。載
奔。無憂困疲中道矣。吾人之往天堂。亦

耳聾言夢
然旅人之口渴唇焦卽私慾猛烈莫之
能禦猶口渴而求飲身疲而難進也當
此之時神力漸微而魔障迭興冀得奮
行天路不綦難哉幸也耶穌憐吾等之
力弱設良法以醫之卽聖事七蹟是因
此聖事解吾靈之焦渴振已疲之精神

宛如飲清泉而氣爽神清也。夫聖事中。至有效者。卽告解與聖體聖事。其所領多寡之數。隨吾欲而並無限止。他件聖事。苟誠心行之。天主亦卽因之而賦以聖寵。予以隆恩也。何幸如之。故今以聖事七蹟備錄於此。卷而詳解之。



取
身
言
身

名

二

下卷目錄

第一首論聖事總意

第二首論聖事本效

第三首論告解聖事

第四首論省察之要

第五首論省察之法

第六首論痛悔之理

第七首論痛悔之效

第八首論定改之道

第九首論告明衆罪

第十首論曷辨告解

第十一首論告罪當有之情

第十二首論告解當行之規

第十三首論補贖之分

第十四首論煉獄之苦

第十五首論扶助煉靈之故

第十六首論聖教大赦之義

第十七首論得大赦之所要

MAISON MERE DES SOEURS
DE MONNAIRES DE L'IMMACULEE-CONCEPTION
HEMIN SAINTE-CATHERINE
COTE-DES-NEIGES MONTREAL, P. Q., CANADA

第十八首論得大赦之餘解

第十九首論辨總告解之益

第二十首論聽講告解之心

第二十一首論就正神師

第二十二首論聖體本意

第二十三首論聖體蘊奧

第二十四首論備領聖體要法

第二十五首論備領聖體良法

第二十六首論感謝聖體善法

取譬訓蒙

下卷目錄二



第一首論聖事總意

問聖事爲何。答乃吾主耶穌所定。聖寵之外號。聖寵者乃付于無大罪之靈。外號者乃有形而常留諸世者也。一所謂外號者。因其表靈魂所受之聖寵也。如烟能表不見之火。故人謂火之記號。因一見烟。卽知有火也。今一見聖事之外記。卽可知無形之聖寵。故謂之記號。二所謂有形者。因成聖事。其材料言語皆得目覩耳聞。如領洗聖事。水與經言。皆能見能聞者也。故謂之有形。三所謂常留者。蓋此聖事。自初立直至世界窮盡。常留不絕。因至世終。人常急需聖寵故耳。四所謂加聖寵於人靈者。

因天主隨常賜人聖寵。必因此聖事也。如海水之進入內地。必從江河而來也。五。所謂付於無大罪之靈者。因人有大罪。自絕主寵。如潮水入港而擁塞之。不得順流而進矣。

問。聖事有幾件。答。有七件。因靈魂之性命。猶如身體之性命。夫身體之性命。必須全備七件。方得成就。卽是一生於世。長而壯。三。養育之。四。治其病。五。補理病弱。六。制事權柄。七。傳人類。至於靈魂之性命亦然。須係七件聖事。而能成就。蓋一。以聖洗。人靈之生於天主。二。以堅振。得堅其神力。三。以聖體。得養其神命。四。以告解。得治其罪病。五。以終傅。爲補罪後之軟弱。六。以神

品爲制靈魂之權柄。七以婚配爲增教友之數。七中缺一則不足。七上加一。並不必也。

問。聖事所付之聖寵爲何。答。是超性之恩。因耶穌聖血功勞。付於人靈。俾之在世作聖。死後升天也。從可知。一聖寵之價。過於世上諸物之價。卽或主之全能。復造千萬世界。皆屬於爾。權亦不如賜爾一分聖寵。何則。以此一分聖寵。卽成天主之義子。而有分於天上之寶產矣。二聖寵之麗。莫可名言。以其肖似天主聖容。假如稍能目覩。卽依戀難舍。無異蝴蝶之依戀百花矣。三聖寵之尊。超乎世上各種品位之貴。故不論尊卑。若有聖寵。

在其心。則雖帝王之貴。亦不及萬一也。然則我人。因尋世之纖微快樂。竄獲罪而失主。聖寵猶如小兒把持糖食。捨其手。所有金錢也。豈不是糊塗至極乎。

問。聖事之聖寵有幾等。答。有二等。一經者。一留者。留者聖寵。卽以上所言。正如異光常飾人靈。經者聖寵。卽於急迫之時。特蒙聖佑。以符聖事之效。如領堅振聖事。卽於艱難之時。另得神力。明證聖教。譬之大君遣使一人。非特賜彼尊爵。且亦加諸輔助。使之能盡已分。

問。領聖事之人。都受一樣聖寵否。答。不然。因聖事所付聖寵。

之多少。皆依各人之熱心大小也。如人河中汲水。水之多少。皆依器之大小也。

迹

茲述聖跡。明徵聖事。奇效也。事在天主降生後。一千二百九十六年。東方有一大君。名加煞諾。嘗以二十萬精兵。并吞小國。臣服鄰邦。威震遠方。誠天下之雄國也。既聞雅滿義國有一淑女。儀容端雅。欲娶之。辭以異教。不能合配。勿許。乃請配後。仍奉聖教。許之。慶日。臣民宴賀。備極其盛。嗣后艱於產。皇焦勞倍至。及產兒如怪。皇勃然大怒。以后爲姦。命兒與母。舉火燒死。后再四

取譬訓蒙

下卷三

求免不得。乃請先行告解。領聖體。謹備終禮。神功既畢。將焚之。后乃以水付洗。妖兒忽變。美若天神。皇見其事。翻然開悟。明知聖教必真。傾心領洗。大臣衆庶。隨皇奉教者。不知凡幾。於是國中。移風易俗。聖教廣揚矣。夫將死也。而轉之爲生。妖兒也。而變爲美嬰。此固事之偶。而效之微焉者也。信女每領聖事。神奇顯現。反習以爲常。而不以爲奇。不知聖事之奇。豈僅妖兒之易爲美嬰。祇屬事之偶。而無關輕重者乎。然則聖事之真也。可知。聖事之奇也。亦可知。抑能知一聖事之真且奇。而諸凡聖事之真且奇。皆可知。人何不以內情之變化爲奇。而獨以外形之變化。

爲奇。不以恒有之真奇爲奇。而獨以偶有之真奇爲奇乎。

第二首論聖事本效

問聖事有何效。答除付聖寵以外。須洗。堅振。神品三者。另付神印。一則使其與未領者相別。一則使之能領其他聖事。如秀才衣頂。一以分別庶民。二能有中舉之望。然則聖洗所付之神印。俾領之者。能領其餘聖事。而別於外教。如家內與家外者相別。然堅振所付之神印。賜領之者。能領神品。而別之於未領者。如幼者與壯者相別。然神品所付之印。賜領之者。得行聖事之權。而別之於衆教友。如尊者與卑者相別。然夫神印者。永遠常

存不能消滅。故此三聖事只得領一次。終不能再領第二次也。
問領聖事常得其效否。答論神印。領者果然常得。而論聖寵則不然。以聖寵之有無皆依領者之善惡耳。比之良藥。本能治病。然非俱可治之。須照病勢有效有不效也。

問聖事有幾類。答有二類。一謂死者之聖事。一謂活者之聖事。死者之聖事。領洗與告解是也。蓋此二聖事。不論何人。雖有大罪。亦得領之。而蒙罪赦矣。活者之聖事。卽堅振聖體。終傅神品。婚配皆是。蓋此聖事。惟無大罪之人可得領之。而乃翁受神益也。如明醫用藥。有二種。一乃除病之藥。一乃補力之藥。夫除

病之藥。爲有病者服。因之愈疾。而補力之藥。惟無病者服。得以增力也。

問。爲成聖事。須用幾件。答。須用四件。一。當有行聖事之人。二。當立成聖事之意。三。當用成聖事之本料。四。當念成聖事之經言。四者缺一不可也。

問。聖事何從有許多神效。答。因吾主立定時。付之故也。如地何能生五穀百菜。及金銀寶石等。因主造時。付彼發生妙力故也。

問。吾主既定此聖事。吾人當深謝之乎。答。當深謝之。因吾人

取譬訓蒙

下卷五

依此聖事。可得吾主救贖之功效。如有一善士。出金銀。竭力以贖一奴。其人宜何如感恩哉。

問。我人當如何感謝之。答。一卽屢次善領。告解與聖體聖事。二卽勸引他人。亦善領此聖事。因如是善功。乃極中吾主之意也。如一君王設席。邀賓赴筵。若見多人登席。豈不快乎。

迹

茲述往事。足徵天主慈善。賜人蒙領聖事。裨益己靈也。昔者南亞滿加。耶穌會。大開聖教。福音廣播。信者日繁。時有外教者。與信友並肩而行。信友陡發寒熱。其勢沉重。進退兩難。外教者秉

性溫良。觸目驚心。不忍袖手。爰負之前行。不辭况瘁。獨恤是人。於負行時。病染於彼。既抵家。卧病不起。且其勢甚重。已有九死一生之險。司鐸聞而憐之。蓋喜其無端作合。惻然憫救也。乃造其家。殷勤問詢。既問其病。又勸其人教。時有上主聖佑。潛孚默感。故言甫入耳。而卽動於心。遂向鐸德懇求領洗。鐸囑其詳考聖教要理。許以詰朝授洗。言畢。起身欲出。奈足將出戶。恍若暗有神拒。鐸奮往欲前。抗之益猛。鐸乃默悟主意。轉身遂入。速爲付洗。時上主不令夙染旣除。復沾世穢。故當領洗後。病愈增。氣愈窒。未幾遂卒。此主以領洗聖事。裨益人靈也。而於領洗後。復

有本孽。若無赦罪神規。亦幾莫救。故主復援以解救。今亦援一事以證之。維時亦於南亞滿加。有一少年。習染已深。歷十二載。未經告解。諸友再三勸之。終無效。忽起重病。司鐸聞而憐之。遂往。廸以正道。勸彼悔告。少年漸動於懷。願行告解。然年久月深。諸惡未能悉記。瞭然以告。鐸知其遺漏必多。遂囑其詳察生平。明日重來聽解。遂出。頓覺陰爲之阻。復回聽解。病者於此。不能迅速以告。乃竊自尋思。隨記隨告。解畢。鐸卽赦之。然爲時不久。卽氣絕而終。鐸於是乃恍然於不容遽出者。正以其不能稍待也。觀於此。不可知上主至善。旣立聖事。又備善法。使人蒙領聖

事乎。

第三首論告解聖事

問。聖事中。先論告解何故。答。其故有二。一。因告解至要。若善行之。諸事乃安。不行告解。教友之罪。不得赦矣。二。因魔鬼竭力攻打者。是卽告解也。故聖女德肋撒曰。教友中有許多不得升天者。大抵不肯善行告解之故耳。猶如將軍欲克仇寇。必先堅守其城。使仇寇不得入城。而城中人。自得平安矣。

問。告解爲何。答。是乃吾主親定之聖事。因司鐸之權。於善行告解之人。赦其領洗後所犯之諸罪。一。謂赦領洗後所犯之諸

罪者。蓋未進教以前之罪。聖洗時已赦之矣。而進教以後之罪。是屬告解所得赦也。二謂於善行告解者。蓋人若不交告解。但不得罪之赦。且加上冒領聖事之大罪。三謂因司鐸之權者。因人靈之罪愆。惟有天主所付之權者。能赦之也。然非神父。必無此權。且神父共有此權。亦非其能行之。因非獲主教之準許。雖聽神工。亦無效耳。如一犯人。欲得免罪。當赴本管官長求免。則可。蓋其有赦罪之權耳。若到鄰邑官府。及民人前求恕。焉得恕之乎。

問。神父在聽神工時。有何本分。答。本職有三。一乃判官之職。

蓋神父在聽神工處。審教友之罪。定赦留之案。如司獄在堂判事一般。二乃師傅之職。蓋其教誨教友。以所當戒之惡。當行之善。如師傅教已弟子然。三乃明醫之職。蓋其當用相稱妙法。以除罪人之惡習罪機。而扶其得獲主佑。俾不復犯。如明醫開方用藥。以芟除病根。速使復元無異也。從此凡爲聽神工神父者。一須有正直公平之心。照理判斷。二須有要緊學問。審明是非。三須有見識經歷。善引他人。此三者苟得俱全。則神父之分。頗能自盡。可知矣。

問。辨神工之人。有何本分。答。本分亦有三。一當明告已罪。且

以理證之。蓋已兼爲犯人。原告見証。故耳。一當聽承神父之訓。誨。如弟子聽師傅之教。讀一般。三當用神父所授之法。以增神益。如病人服明醫之藥。以得身健一般。從此可知。凡告罪者。欲得罪赦。當牢實以明告其罪。當謙遜以聽神父之訓。亦當切願治病。以服療靈之良藥。

問告解有幾條要規。答有五。一省察。二痛悔。三定改。四告明。五補贖。一。一例解于後。

迹

茲特援一往事。以証告解者之宜謹。而不宜忽也。昔在納巴利

府有巨室一人。因其生長豪華。怙侈滅義。誠一郡之罪魁。然自
返之餘。未能釋然。遂有改過之思。爰邀一精明之鐸。聽其告解。
鐸當聽告時。察其音容。觀其志氣。尚無定改之實意。不肯慢然
施赦。以遭輕褻。聖事之愆。富人遂返。然其轉展自思。究不能釋
然無憾。俯仰多慚。乃復邀一鐸聽解。鐸聽畢。既無半語相詢。又
無一言以勸。乃遽貿然赦之。富人沉於罪戾。雖未詳聽解神規。
然亦深訝其未經詳核。何竟宥之若斯其易也。爰以二十金錢。
交鐸曰。以備後需。鐸曰。將有遠行乎。對曰。然。曰。何往。曰。爾我將
往地獄也。鐸聞之。悚然曰。惡。是何言也。曰。罪僕蕩檢踰閑。習染

甚深。今來告解。惟期自返無慚。不使貽累於靈。然於所當棄者。未能遽棄。當行者。未能遽行。且鐸亦不發一言。俾罪僕爲奉行之本。遽寬然施赦。揆之於理。得毋妨碍神規乎。罪僕何敢安。乃別而往。重訪前鐸。謂彼解罪。凡心所不安者。悉以告無隱。鐸見其悔改真情。乃赦之。併諄諄勸導。激其自新。不使仍蹈故轍。富人於是。欽聆德教。後果梟勉圖新。爲一鄉之善士焉。夫吾人幸奉聖教。而思有以滌夙染而獲心安。亦當覓精理神師。而從其指引也。

第四首論省察之要

問省察爲何。答是乃告解前功。爲查考自己。或從領洗。或從上次告解以來。所犯之諸罪。與次數光景。俾能明告於神。父而獲其赦也。如赴官告狀。必先查明犯人之罪。尋覓其罪之証。然後告之。則官府自能明審。速出批示也。

問省察之工。須常行否。答須常行也。無故缺失。神工不妥矣。蓋不省察。難得全記前非。焉得明明告之乎。雖然。倘患重病者。無力以記已罪。則不須省察。惟明吐一時所記之罪。亦足矣。且人無大罪。而惟有小過者。亦無嚴分省察。蓋省察之要。惟恐忘記大罪。不使全告故也。然小過失記不告。神工亦非不妥矣。

問省察之工。當用幾何時候。答省察之時候。能多能少。難以定數。當依上次神工。間隔幾何爲量也。猶之洗一衣衫。不能定幾時爲要。惟隔一旬不淨者。則不須多時以淨之。若已隔一月。則須用多時。若已過一年以外。則需時更多矣。夫論省察之時候亦然。如上次神工。惟隔一主日。則省察不必多時。若已隔一月。則須多時。若一年以外。則省察之時候。更須多用矣。

問。愚人若不能自行省察。神父可助之乎。答。可助之。卽按十誠次序。能一一問之。猶之傭人還賬。若其不知所欠幾何。管賬先生代他計數亦可也。

問省察之工。該行何爲。答猶之忽然遺失一玉。必仔細覓之。一該跪求天主。聖母。及護守天神。開明我心。得認我罪。二該盡我記念。想我自上次告解以來。所居之地。所行之業。所交之友。思言行爲中。有何不合正理。因之失去聖寵之寶玉乎。若有當復想每件犯過之次數光景。若不得全記。則想大約之數亦可也。

迹

茲述往事。可知人欲妄察諸愆。不如神師爲之善導也。昔東洋宗徒。聖方濟各。在印度敷教時。適遇國中發兵。往攻敵寇陣中。

有一卒。素行不端。大傷風俗。迹其生平。姦宄草竊。無所不爲。罪多且重。其未解罪也。已歷十八年矣。聖方濟各。聞之。憮然。念其苻戟從征。形患兼有神患也。急思一術。爲之補救。乃造其前。謁然謂之曰。吾友何時出征乎。兵以實對。曰。在卽矣。曰。將乘何舟。兵又以舟名確對。聖人聞之。躍然曰。何幸而值此嘉會也。吾亦將往此地。與爾同舟焉。迨征期已至。釋纜前行。揚帆破浪。誠足樂也。行際。兵無正務。乘此餘閒。共相賭博。是兵久習此戲。亦在其中。聖方濟各見此。闐然神傷。然思有以化其梗頑。令其悔解。遂分外優容。近附其側。姑順其術。以挽回之。故是兵而羸也。聖

人之色亦若歡然是兵而輸也。聖人之色亦若拂然。卽是兵。僅以輸故。憤懣不平。甚至口出污言。聖人猶藏其義怒。不使外洩。舟中人咸竊異之。不久是兵傾心式化。始與聖人相契。聖人乃乘機勸諭曰。爾自行告解以來。幾何時矣。曰。十有八年矣。聖人嘆曰。於呼。離主從魔。十有八年矣。我友何得忍之。上慈待爾至此。今已不可少緩耳。身涉危境。蓋先行告解以往。予有神權能盡赦爾罪。且其補贖一端。爾我能分而行。此兵聆此數語。大動其心。遂潸然出涕曰。聖人憫吾。求發爾之洪量。聽予大罪人之告解。且求爲我善導。提我省察種種諸愆。聖人悉允之。道舟

抵岸。二人遂上。同往一樹林。然舟人見聖人。如是高情厚誼。咸
久異之。故當二人抵岸。卽密遣人隨其後。遙窺之。旋見二人。同
入深林。聖人坐於茂樹下。兵跪其畔。聖人提諸罪狀。是兵謹而
聽之。凡已所已犯者。一一承認。不肯緘悉自欺。又因悔改情真。
湧淚如雨。神功旣畢。聖人祇命彼誦天主經與聖母經。各一遍。
是兵怪而問之曰。予之罪戾大而且多。何今所命之罰。竟如是
其輕且易乎。聖人前往一所。伏地哀號。爲之籲救。手持鉄鞭。自
笞其體。竟至流血垂地。以代補其罰。是兵遙望及之。疾趨其前。
曰。是刑正當予受。何聖人之慷慨代贖乎。遂奪其鞭。以之自責。

徧體鮮血淋漓。深恨前非。聖人大顯愛情。交談不久。竟別。別後。痛改彌誠。遂離塵緣。而往修院。於此砥礪功深。終身盡力。以補前失。是以始爲罪藪。而終造賢關也。夫聖人本大道爲公。然亦情繫一人。以致遠離敷教之區。伴一兵以遠行。加以諄諄提命。鉄鞭代贖。此皆明證聖人之愛。實爲至極。然而又含一訓。吾奉教人。特宜慎之。苟欲繕備己靈。以往安告。則莫若選馴良司鐸。扶已審察諸愆。藉以詳解。而獲心安也。

第五首論省察之法

問省察時當如何查察。答該依天主十誡。聖教四規。七罪宗。

及自己當盡之本分。一一查察於思。於言。於行。有何不合之理乎。無則謝主。有則復思其罪之類數光景。以能明記全告也。猶之負債者。欲還其所欠之債。必先想己在某處有何借貸於某人。曾借幾何。而後還之不悞。吾人犯誠獲罪。是乃欠債於天主。而妄行告解。是還其債也。如此何敢不明查細察其罪。以盡還於天主乎。於己當盡之本分。亦當省察。蓋人不自盡所有之嚴分。乃重違天主聖意。忽畧察之。非但虛爲告解。而亦畧冒告解之重惡。

問虛告解與冒告解有何分別。答大有分別。蓋人虛行告解。

惟不得罪赦。卽如悞想已有真心痛悔。而實則不足矣。是不受聖寵而已。而冒行告解。或爲忽於省察。或爲無真痛悔。或爲不全吐已罪者。不但不得罪赦。而且加一冒領聖事之大罪也。猶之無效之藥。與傷害之藥。大有分別。夫無效之藥。服之。則無益無損。而有害之藥。服之。則不但無益。且加大害而傷命也。虛告解。一如無效之藥。而冒告解。如有害之藥一般。

問。心中之惡念。與分內之缺失。亦當省察否。答。該當省察。一當省察不善之念。因有不善之念。亦能得罪天主。猶如一人。心欲謀叛弑君。雖不見于行。是亦辱君也。一該省察分內之缺。因

欠失天主命行之事。亦有罪矣。如教友不專知教中要理。父母不訓自己兒女等。皆是。夫如是欠失本分。亦違逆天主聖命。不當省察之哉。

問。告解時。若有大罪。忘記不告。亦得赦否。答。若解前用心省察。而仍忘記之。則亦得其罪赦。因其非有意忘記。而或後日記憶。隨時告之可也。猶如悞算少還債數。若後記之。卽當補之。若告解前不盡心省察。因而忘記。則其罪不得赦。因故意不記也。如負債者遺忘。故不還全其債。有罪無罪。皆在故意不故意而斷之。苟其不得盡記其債。則雖還不足。不卽負違義之罪。若其

故意不察。而於後日少還。則還時雖忘記還全。而已難免違義之罪矣。

問省察己罪。該格外用心否。答不必過分。因吾主不命如此用心。惟如明人辦事用心一般。已足爲善行省察矣。如一人洗衣。不必過分勤心。方以爲善洗者也。若依大概洗衣時。所用之勤。人亦以此爲足。况乎過分洗之。恐衣裂破。斷非主人所欲耳。

迹

茲述往事。明顯人當自返之時。亦當熟察嚴分中所失虧也。前意大利曾有一女。素失貞操。後乃翻然大悟。奮發自新。日新月

感。大顯聖德。聖母默鑒其誠。一日顯臨其前。謂之曰。爾昔積惡彌深。膺墮地獄。幸蒙上主鴻恩。寬宥斯刑。主之待爾。何如寬仁乎。蓋地獄中。非無較爾更善。其獲罪之數。大遜於爾者。爾其精進自修。深感主恩於勿替耳。既卽告以近事曰。今夕於此城中。將有四人。其下冥獄。卽舉四人之名。一一告之。其中一人。乃爲父而不訓其子。以致大獲戾於上主。由是觀之。庭訓不可少。爲人父者。當謹惕也。

然爲父固不可不盡其分。而爲師亦不可不慎厥職也。疇昔弗郎濟國。有一師。怠荒厥職。不思以教要發揮。開陳善道。俾諸信

友。凜遵主誠。閉邪存誠。一曰。其請一鐸。公堂講道。許之。不知既許之後。講題難定。鐸心猶豫不安。變形於色。是時。魔借粗厲之形。倏現其前。問之曰。爾何憂心殷殷乎。鐸告以故。魔曰。伊等爲師。職掌訓民。竟怠荒若斯。不克提撕警覺。俾信友不知趨避。甚愜予心。敢不伸賀乎。予本邪魔耳。今天主強予陳明。爾當以吾語告之。鐸曰。如予往告。彼必不信。奈何。魔曰。予今予爾一據。俾諸師確信予言。卽伸一手。掌鐸之面。而鐸德之面。立時烏黑如炭。魔曰。任爾以何水洗滌。總勿能脫。迨爾往告諸師後。以聖水拭之。黑始可退。鐸如言往告。諸師乃始驚悟。翻然知改。謹供厥

職矣。因是而凡爲師者，皆知所慎矣。

又昔斯巴義皇加錄第五位。一日御駕巡游屬邑，道經一城。延本堂鐸德聽解。解未。皇謂鐸德曰：罪已盡解無遺矣。是鐸德精理靈性，聽皇有盡解無遺之語，卽愕然曰：烏得云無？吾皇撫茲臣庶，萬幾紛乘，果措之咸宜乎？凡告令所頒，尙多未能禁絕之流弊。皇烏得遽爾云無乎？吾皇之罪，果未得云無乎？可知已無者，加錄之罪，非吾皇之罪也。由明鐸之言推之，凡於職所未經詳察之處，皆返心貽疚之處也。卽舉一加錄以言之，而凡類乎加錄而爲君長者，悉可知矣。

第六首論痛悔之理

問痛悔爲何。答按公意乃是心中痛恨己罪。然有真有僞。有上有下。猶如問錢爲何。則當公應云。是五金之一。人所持以買物者也。然人之言錢卽知有等類不一也。今吾言痛悔亦分數類也。

問痛悔有幾樣。答有上等。下等。與本性之三樣痛悔。如錢有金。有銀。有銅。三等錢也。夫三錢中。金貴乎銀。銀貴乎銅。貴賤不同。而三等痛悔中。上等尊於下等。下等尊於本性痛悔。其尊卑亦各異也。雖然。銅錢雖賤。尚足用矣。若本性痛悔。則於赦罪不

足爲用。可不慎於此理哉。

問上等痛悔爲何。答乃是心中痛恨己罪。因爲天主自有萬萬美善。愛之在萬有之上。深悔獲罪之大惡耳。夫上等痛悔。一必須超越本性者。二至大無比者。三無一罪不恨者。一所謂超越本性者。有二論。一論其所來之由。必依主寵助佑。不從本性之力而來。一論其所發之緣。必因信德光所知之緣。不能依本性之緣故也。二所謂必須至大無比者。卽是恨罪過於恨萬苦也。因罪愆之惡。萬萬過乎世上諸苦。故當惡之。勝於世上諸苦。雖身死亦不恤。三所謂必須無一罪不恨者。因戀一大罪。是非

眞痛悔也。蓋有罪不悔。是無悔之仇人也。天主萬無寬恕矣。然而眞心痛悔。不在痛哭流淚。而在心中深恨種種多罪。可知矣。蓋如一君王。失其所愛之子。雖不得淚哭。而心中自必哀痛迫切至極也。

問下等痛悔爲何。答是乃心中痛恨已罪。或因願天主賞賜天堂。怕其罰下地獄。或因思罪在天主台前。至爲醜陋之故。夫下等痛悔。亦當爲超性至大痛恨衆罪。一如上等之痛悔也。故於此三者。下等與上等。不異而異。而其所以異者。惟於所發之緣故耳。蓋上等痛悔之緣故。獨爲愛慕天主萬有之上。而下等

痛悔之緣故。或爲天堂之福。或爲地獄之刑。或爲罪之醜陋。無比。然則。上等痛悔。猶之孝子得罪於親。因愛親故。不忍傷親之心。故不堪痛恨。而悔改其罪也。下等痛悔。比之奴僕得罪家主。因懼罰故。悔罪而改焉。

問。本性痛悔爲何。答。是乃心中痛恨己罪。或因失去自己財物名聲。或因恐人責罰傷害之故。此所謂本性痛悔。因其恃本性之力。亦能發之。不必賴主寵佑。故如是痛悔。教外人亦能有之。是終不得罪之赦也。猶之夾銅洋錢。不得買物。

迹

茲述聖教妙傳。明顯真心痛悔。如何切要也。昔有一巨家。履厚席豐。起居飲食。極示繁華。因其富厚。故能大輸其財物。拯濟窮人。時有修女院一所。此中女長。嘉言懿行。鼓舞人心。以嚮上主。大著聖德。富人常施以貨財。託彼懇求天主。聖女如其所請。恒爲之所主。以示報恩之意。一日。正祈禱間。穆然神往。遇一地獄。見群魔焚燒一釜。又備勾矛鉗戟於旁。聖女問曰。爾等所備。以待何人。魔曰。卽濟爾之富人也。聖女卽舉心目以祈主。曰。吾主耶穌。此人恒施捨以周貧乏。且常濟此修院。乃竟將人此苦獄乎。又聞群魔曰。是人三十年來。雖屢告解。未經真心痛悔。不久

將死而入此釜矣。聖女卽時驚醒。遣介以召富人。旣至。聖女具告以所見所聞。富人對曰。然。予誠三十年。未嘗妄行告解。真心悔改。言訖。不覺深悔於心。涕零如雨。卽延請鐸德。聽其告解。生平過犯。一一陳明。神功旣畢。未幾卽泰然而逝矣。聖女遂知。因妄告眞悔。厥靈已免永刑。吾人於此。宜返於心。而如覺已靈不妄。則亦當妄告眞悔。以得罪赦也。

第七首論痛悔之效

問痛悔有何神效。答上等痛悔。有聖洗之神力。告解前已蒙天主全赦其罪。故當死時。願告解而不得。亦能升天。若吾人生

平屢次發此痛悔。以便死候。易發。豈不甚善。至於下等痛悔。本力不足。蒙天主赦罪。惟合之告解。或須洗聖事。方可。是以發此痛悔者。若不得告解而死。則下地獄矣。猶如以車載麻木之人。本力不能自行。到官求救。若用車載。可至官堂。求罪之赦矣。問告解時。上下二等中。何一須用。答。不論何一。俱可得罪之赦。但能發上等痛悔爲更佳。猶如人往南京鄉試。或以大舟。或以小船。俱可渡江。得到南京。然而大舟易避江險。故用之爲更妥耳。

問何時該發痛悔。答。於將告解之前爲要。否。則神父未念赦

罪經之前。是所不免。因此時若無真心痛悔。雖神父念赦罪經。不獲罪赦。何則。蓋痛悔至要。斷不可免。從可知慎於省察。而忽於痛悔者。不異獵人。僅務追逐野獸。竟之而終不獲之也。

問。告解欲得罪赦。所犯之罪皆當痛悔否。答。若論其所犯之大罪。必須一一痛悔。不然。必不得赦。若論其所犯之小罪。不必一一痛悔。蓋人或告大罪。而獨痛悔其大罪可也。或無大罪。而獨告小罪。則痛悔其中一二。亦足以得聖事之效。猶如受傷之兵。若身有重傷。而不將重傷全治。是不免毒氣攻心。以致殞命。若或有小傷未治。亦不致失命也。

問。有何善法。助人易發痛悔。答。助人痛悔之法甚多。今畧言其四。一。卽倚靠耶穌五傷之功。跪求天主。賞眞悔之心。蓋如犯人求王寬免。理本難得。若倚太子之名。謙卑求之。則王恩易得矣。二。卽存想天主之本性善美。以激其愛主之情。人旣眞心愛主。則必深痛悖主之罪矣。猶如一人得罪君王。不見君王之美度。自難悔改。苟得見之。則必翻然悔改。頓消宿怨矣。三。誠想吾主之苦難。見彼皮破血流。乃己淫佚之罪。撻之也。見彼茨冠箍首。乃己傲慢之罪。箍之也。見彼戟刺。見彼三鉄釘。皆形己罪之冤暴也。予誠何心。敢釘主架上。而今不俯伏主前。泣涕哉。四。默

思地獄苦刑。烈火之形。置於目前。永遠之語。銘諸心內。如見其怪像。如聆其哀聲。如聞其臭味。如親嘗其劇苦。種種刑具。皆思己罪所致。念及之。得無深切痛恨之乎。

迹

茲述軼事。可激勵吾儕。奮往嚮主。而發上等痛悔也。前有一大富之家。生二男一女。人咸敬之。然其父忽于家教。是故幼子秉性乖戾。舉動輕浮。加以諸般非禮之爲。其兄念及同胞。不忍坐視。一日謂之曰。弟。自今以後。當改行率德焉。否則歷告爾愆於父矣。孰知其弟聆之。微獨不以爲警覺之詞。恩情之語。竟勃然

怒起持刀而殺其兄。其父見之。猛然醒悟。翻悔素日偏愛之非。卽誓將來幼子。不得承其家資。幼子聞之。暴戾更甚。親執利刃。又殺其父。旣而出奔於外。作惡多端。肆行無忌。不思悔解。以滌夙染。不與彌撒。以沾主恩。不誦經言。以祈主佑。不守齋期。以補前愆。總之。凡其動靜。云爲。悉如外教。當時適逢封齋限日。有精明一鐸。在堂講道。勸人及時補贖。往愆。挽主義怒。其所闡發諸端。悉屬精確。緣之聲聞。藉甚。嘖嘖稱道。此人一日。偶經是堂。卽入堂聽講。鐸正發明天主仁慈。若何召人改過。若何待人歸正。此人聆之。大動其心。翻悔從前諸惡。定心告解。迨鐸講畢。卽詣

彼告解將畢。鐸指苦像以示之。此人淚若泉流。深改悔之。少頃
鐸善語警之。彼卽痛極而死矣。鐸爲之入堂祈主。併勸衆友共
求。時卽見一白鴿。翩翩飛入。口銜一紙。旣而下墜。鐸取視之。文
曰。乍死罪人。因上悔痛死。速升天堂。享主眞榮。鐸喜甚。卽知天
主仁慈之大。爰筆之於書。垂諸後世。以示天主仁慈。以示上悔
切效。由是觀之。人雖身負大罪。不可失望。惟當勉發上等痛悔。
蓋上等痛悔。無惡不赦也。

第八首論定改之道

問定改爲何。答乃眞心定志。以後再不敢犯罪。夫眞心定改。

一、當堅固者。二、當實效者。三、當公共者。若無此三景，則爲假定。改不得神效。一、所謂堅固者，卽堅定志向，甯受世上萬苦而不願再得罪於主也。二、所謂實效者，卽盡力設法，以避免諸罪也。三、所謂公共者，無有一大罪，不須定心躲避遷改，不然，爾定一罪不改，天主則全不赦矣。至論小罪，惟定改其一，亦不阻告解之效也。譬如一人重病復健，必定立志，以後不欲復染此虐症，斯志何其得力哉。今于定改，亦當如此矣。

問：犯罪之機，必該定心離開否？答：犯罪之機，有遠者近者之別，其必引人犯罪者，爲近機，如飲酒者，每往酒館，慣吃醉鬧事。

此往酒館爲醉罪之近機也。若遇而未必犯罪者爲遠機。如往酒館偶然飲醉而非每往卽飲醉而爭鬪。此往酒館爲犯罪之遠機也。夫遠機旣非必引人犯罪。若有大故可以不避。然近機乃不得定心速避也。

問何故近機當避。答因人于罪之近機不避已有罪矣。蓋人有意冒罪之險。是如故意欲犯罪一般。然則未定避罪之機卽有一罪。未能定改。何有妥解之理乎。况欲免罪而不欲避罪機。是如人欲免火焚傷而不肯避其火地焉。有此理乎。

問犯罪近機若不能避何如。答宜審斯語之誠偽。若見其能

避。而有不願奮發以避之心。其罪不能赦。教宗明斥之矣。若果不能避。當用術以免復犯。如不與斯人交談。多次懇祈上主。熱心敬奉聖母。看諸聖書。多行告解神工。皆是。

問。人定改後。而復犯前罪。是有真定改否。答。人若告罪定改後。立即復犯前罪。難謂有真定改。蓋若有真定改。必不復犯。若是之易也。猶如婦人哭丈夫之死。因切愛之故。若一葬後。速即改嫁。是豈真愛前丈夫者哉。雖然。亦不可決曰。前定改必非真也。

迹

茲述往事。明證獲罪之機。恒宜嚴絕也。昔有一女。曾與一男。私情狎暱。獲罪多端。既得一重病。臥床不起。痛苦難當。遂因暫甚。而畏永苦。臥床之際。哀號迫切。深悔前非。定志改遷。不敢復犯。如是者數月。果然盡改前愆。較之往日。如出兩人。且欲徵悔改之真。謂鐸德曰。予欲與前男一晤。勸彼真心悔改。鐸德不加詳察。竟如其言。許之。抑且親往召之。男既至。鐸爲之諄諄苦勸。必使翻然自悔。同歸正路也。孰意男既至。女意頓變。慾火復萌。自床坐起。目男子而謂之曰。予與爾素相結契。今將分離。然纏綰之情。何能相絕。是以身將離爾。而全心終不忍離爾也。雖有地

獄嚴刑。予甘受之。然終不忍捨爾也。言畢。仰仆於床。氣絕而終矣。鐸與男。聆其言。覩其狀。不勝驚惶之至。徧體戰慄焉。由是觀之。獲罪之機。不當嚴絕耶。且卽嚴以絕之。猶恐力難持久。昏蒙之氣復乘。而重蹈故轍焉。不觀是女之痛哭前非。誓勿復犯。并欲勸是男之其悔前非乎。乃甫覩面而慾情頓起。命速亡而靈墮永獄。究其故。未始不於復見之一念。加之害也。然則人宜嚴絕危機也可。且必終絕危機也可。

第九首論告明衆罪

問。凡人何如得告明己罪。答。一該明說其從上次妄當告解

以來所犯各類大罪。一該說明大罪之次數。二該說明其罪所有重大之光景。

問罪之多寡次數。必該明明全說否。答若論小罪。不必全說次數。至論大罪。當一一盡告實數。苟其不能盡記。當實言約畧記算若干。倘其約說亦不能記。當言一日一月約犯幾次。如是雖不得告全罪數。天主亦全赦其罪也。猶如人子屢偷其父之錢。真心求恕。雖不克盡述次數。惟以所記約畧告之。則其父必肯全免其罪無疑也。

問罪之光景。都該明告否。答有變換罪類之光景。有增益罪

重之光景。夫論變換罪類之光景。必該明告。不然。告解不爰。蓋此光景。罪之本惡以外。另添別惡。如竊人之物。本犯七誡。而取堂中聖物。則不但犯偷盜。而又有褻聖之罪也。至論增益罪重之光景。亦宜明告。蓋罪之或小而成大。或重而加重。皆由此出也。如一人私爲惡。而與人同與惡。罪雖一類。而有輕重之別。因其二有助人爲惡之罪。不得與私爲惡相等。故不可不明告也。猶如人赴官告狀。不但告人所犯之罪。而必告其罪之各類光景。致官易能定斷其罪之大小輕重焉。告罪亦宜如是。

問其所犯之大罪。及其次數光景。俱要告明否。答。俱要告明。

十分緊要。若有一隱瞞不告。不但不得聖事之效。且加冒告解之大罪矣。猶如人被箭刺。而箭頭斷其肉內。宜告明醫者。求其拔去爲要。拔去時。雖極痛難忍。而其痛終能自消無害。若畏一時之痛。隱瞞其傷。不求拔去。則箭頭常在肉中。腫痛致爛矣。

問所疑之罪。告爲一定。或二三次。告爲四五次。可否。答不可。蓋如告狀於官。人不可以所疑之罪。告爲一定。亦不可二三次之罪。告爲四五次。因如是之告。卽是虛言妄告。官府知之。必動怒矣。至於告解。亦不可虛言妄告。而疑者謂疑。定者謂定。是乃得其要耳。

迹

茲述奇事。明徵不解明者。被主承罰也。昔于禪路。有一善婦。蒙主優錫。家室小豐。於諸僕隸中。有一婢。名加大利納。素染淫惡。雖屢行告解。悉屬徒然。終無實益。因畏羞之念。緣飾其罪。故也。可知其素行告解者。只以順主婦之意耳。然而人可欺者。已不可欺。而主愈不可欺也。不久主罰卽臨。是婢臥病不起。自知己靈不安。心實難安。轉輾圖維。不如安告以釋其憾。爰請鐸德聽解。然亦是畏羞。冒解後亦屢解。終如之。甚愜魔意。而其心乃昏迷不悟。曾謂其同伴曰。彼聽解之鐸。何其質樸哉。予於彼屢屢

告解。彼亦屢屢詢及某罪某過。以期摘予。知予生平。然而予每料及之。於畏羞諸端。皆善於彌縫。深藏不露。而彼卒莫之能知。是以彼所知者。惟予罪之小者輕者。而未悉予之大者重者耳。鐸安得謂智乎哉。嗣後昏沉愈甚。病勢愈增。嘗喟然而嘆曰。心之疚兮。身之災兮。其若之何其。時旁有同伴聞之。誦於主婦曰。某今者。身沾虐疾。心甚鬱結。得毋以素往某地。素接某人。習染淫罪。以嚙其心乎。婢聞之。直認之曰。然。心之憂兮。自貽伊戚。其予之謂矣。主婦乃以善言勸諭。令彼真悔。妥告。卽請本鐸聽告。解鐸至。主婦乃以其淫罪等預囑之。婢聞之。疾對曰。否。否。予前

言祇虛言耳。非實事也。鐸往耳。任予沉吟耳。乃獨狂吟以舒悶。且親自言曰。予左有一黑人。阻予告罪。予右恍有美婦。勸予解明。而予彼阻是從。善勸不順。一夜忽起大聲。蓋冒告之罪。重啗其心。主婦卽至。請鐸又至。仍無益。再三訓之。身染虐疾。病已沉重。倘死在須臾。沉淪永獄。將若之何。莫若速卽安告。婢偏如聾。勿聞。嗣忽神悟。歷個半時辰之久。乃醒。他婢謹持苦像。囑彼口親之。彼卽手揮而言曰。苦像已爲予無望矣。遂倚其身於床側。如密與人言之狀。此時遂付其神於魔手。氣息而死矣。方其死也。室中頓發穢氣。腥臭難聞。室中人莫之能忍。遂移其尸於外。

庭時有馴良之馬繫纜於外。甫覺穢氣。卽時剛復異常。遂漲脉憤興。斷纜而奔矣。室中之犬聞之。咆哮異常。作俯首哀鳴之狀。室中人或覺陰擊於肩。或覺陰擊於背。或覺陰擊於頸。或覺頭髮有反披前拖之勢。前露彼罪之一婢。立時倒地。陰拖之以環旋於室中。四鄰之人。群出聚觀。見屋上磚瓦多有衝擊上騰者。妖異頓集。驚惶不可言狀。然猶未竟其變也。入殮時。尸卽挺坐。惡狀難言。主婦之子。尚及四齒。忽大喊曰。手扼予頸。其母以聖圖懸之。遂愈。室中動靜乖常。婦以耶穌聖像懸於各門。乃甫懸之。而自擲於地。飄飄毀裂。善婦見是情形。殊難駐足。乃託其室。

於壯膽三婢而已他往。穢尸既葬。三婢獨留守室。一日。三人中有一人。開內室中。加大利納陰呼其名。三次。遂執聖燭而進。又聞曰。將焉用此聖燭也。當先釋之。然後進耳。婢恐懼而退。有一天神倏現。謂之曰。毋懼。可重進。聽其言。垂諸後世。乃復執聖燭而進。見加大利納。身在火中。慘然謂之曰。予神已墮永獄。今天主強余顯現。說明予生平大惡。遂以其罪歷告之。且曰。傳之於衆。俾知予陷永苦之由。毋令後人效予愆尤。言訖。聞三鐘聲。卽如被雷衝擊之狀。杳然無迹。自是時不復再現矣。

第十首論冒辨告解

問人若隱瞞已罪。冒辦告解。必該何爲。答必該速到神父前。一該告明前所隱瞞之罪。二該說明冒辦告解。與冒領聖體之罪。三該重告前所告之諸罪。何也。蓋於冒告解中。所瞞與所告之罪。均未蒙赦。

問何故有人。易冒告解。答大抵爲怕羞說明己罪之故。不異小童夜間。妄怕無形之形。昔有聖人。見魔鬼在堂內諸友之間。而問之曰。彼將告解。爾來此爲何。魔鬼對曰。我來此作好事。能補還人物。蓋其怕羞犯罪之時。我奪其怕羞之心。令其不怕犯罪。今將告解之時。恐其明白全告。遂得赦罪之恩。故復還其怕

羞之心。令其怕羞告解耳。可知魔鬼用力以害我。勝于我自救。可不小心謹慎哉。

問。在神父前。不當怕羞。說明已罪否。答。不當。蓋聽解神父亦是人。明知人性之軟弱。故一無怪異吾人之罪。吾因何故而怕羞。以告哉。或見一人遇患有傷。爾必不怪。反憐之助之。况神父見爾靈之傷乎。何怕羞之有乎。

問。人有怕羞之情。不敢明告。必當何爲。答。當不從此怕羞之情。而用力壓勝之。猶如人之求醫治病。雖覺苦藥難飲。勉力服之。因知不服。難免死患也。至於怕羞亦然。不勉力壓之。以說明

已罪。靈亦不得免。永死也。

問克去怕羞之情。該用何法。答其法約有五。一乃想神父代天主之位。故吾告罪。非告於人。實告於天主。孰在天主臺前。敢怕羞而不全告哉。二乃想神父所聽之罪。遂聽遂去。不存于心。雖當死。亦不能告人。且于聽解之後。亦不能與汝言及此也。何汝有畏哉。三乃想今時。瞞罪於一人前。後公審判日。諸罪之醜。必露於衆人前矣。不如今時預告爾罪。爾罪畢消。公審判日。不獨不復見醜。反致爾極大光榮也。可不全告哉。四依聖文多辣之訓。怕告之罪。比他罪。先勉力盡吐之。如病者。首以極苦沫藥。

一下服之。後安然服九藥。五此法若又不能。則告罪之前。告語
神父。有一罪怕告。而神父格外留神。如一良朋。見己如友。憂戚
再四安慰。而導引之。

迹

茲述奇跡。明證冒告解者。必罹永歿也。昔有一離俗修士。名貝
辣士。其父母皆熱心敬主。故自幼殷勤教育。貝辣士承親獎訓。
遵行無虧。迨雙親既沒。變產濟貧。子身遠引。適一曠野。搆小舍
以自處。晝夜恭默思道。屏絕塵緣。故當返己之餘。上可以契主
心。下無慚於人已。奈德日進而魔妬愈深。恒設狡計以誘之。思

取譬訓蒙

下卷三十一

以敗其功德。墮其志氣。因之貝辣士。漸覺淫念日熾。時退時來。歷久而精神漸疲。神智漸昏。一日適逢猛誘。墮其術中。心內生一邪願。乃撫膺悼歎。晝夜不安。伏地悲號。望主憐赦。屢自謂曰。惜哉。貝辣士。前日之功。修何在。今此之巨負。奚償。沉思抑鬱。憂懷莫解。際此愁悶無聊之會。竊自盤桓室中。倚門眺望。適有行旅。過其前而謂之曰。貝辣士。爾旣棄俗潛修。勤事真主。正宜踴躍歡欣。怡然自得。今爾容何其戚也。倘不幸而負罪。亦宜尋思善法。以解愁懷耳。痛解而已矣。貝辣士。甫聞。卽不見其人。明知爲天神借形諭示也。遂奮袂而起。舍此他適。詣隣近修院。求院

長納爲門下。院長久聞其德。遂令同居肄業。貝辣士於院中。卑以自牧。任人指喚。抑且常守嚴齋。苦鞭自責。苦服貼身。久而彌篤。院中敬仰德輝。傾心悅服。咸以聖人目之。然其惡念之罪。終不吐露。皆好名之一念累之也。旣而精力日衰。臥病不起。卽領臨終聖事。辦告解。領聖體。以備善終。然其從誘之罪。猶未告解也。不久。遂終。院長與諸修士。猶以聖人目之。恭敬倍至。葬於聖殿之下。明夜。司堂者。中宵叩鐘。召諸修士。奮起入堂。虔行神務。乃見貝辣士之尸。臥在堂中。奇之。或思未葬。獨負而葬之。明夜。又如之。仍見貝辣士之尸。臥在堂中。驚疑倍至。爰告院長。院長

曰。然彼躬備聖人之德。而乃與衆同葬。不亦褻乎。詰朝。天明。院長乃集諸修士。而告知其事。旋同修士近其尸。環而求主。旣而命之曰。貝辣士。爾生平謙冲素著。謹聽吾命。今賴主名。命爾說明。爾尸屢現。何故。得毋以聖德不凡。不得與衆同塋乎。尸乃翻身而起。炎炎火炙。衆驚而逃。貝辣士曰。止。院長來近吾傍。明聽予言。院長兢兢近前。貝辣士曰。余在地獄。無復他望矣。今吾舌有聖體。可取而藏之。院長如其言。戰慄取之。置之一所。永以爲鑒。旣而言曰。余生平欣勤克己。務諸善功。徒勞無益。因昔獨修時。從一邪念。雖幾經告解。而此罪從未道及。且敢頻領聖體。瀆

冒聖事。故上主降墮永獄。不許葬于其所。宜棄余身於穢處。待其將同予靈。共赴冥獄焉。言訖。忽然不見。由是觀之。凡諸信友。何敢冒告。以自投地獄耶。

第十一首論告罪當有之情

問善行告解。該有何情。答該要確實。卽是告解之時。宜去虛言巧語。他事混說。直陳平時所犯之罪。字字分明。不然。解罪之心。原不實切。何得翕受聖事之效乎。蓋對人文飾。猶且不可。况對天主文飾。可乎哉。

問告解中故意虛言有何不妥否。答當視其虛言何在。若於

告解有關係。必有阻碍於告解。難妥矣。苟於告解之事。不相干涉。則虛言亦無妨。而告解聖事亦妥也。猶如商人賣物。虛言。若以假酒。謂爲真酒。則其虛言。於所賣之物。有關。不公而有罪矣。苟其虛言。惟係賣物之外面。爲飾言。出產之地。所用之人物。則其虛言。無妨於賣物。不爲不公也。

問如人以久慣習犯之罪。虛說爲偶犯之罪。有關係否。答。有大關係。神父問及於此。爾不得如此虛說。教宗已禁之矣。蓋如病人求治。若以習染之病。說爲偶遭之症。則醫生難以照病發藥。而其病焉得全愈哉。至於人。以久慣習犯之罪。而告解時。

說爲偶犯之新罪。神父亦不克依罪給法。救爾不死於罪中。如是。豈不大有關係乎。

問善行告解。尚該何如。答須有謙遜之狀。一卽解冠伏地。內心自愧。明吐已罪。二卽小心不說人過。以推辭已罪。如元祖亞當犯罪後之狀。總之一言。當如犯人哀求官司之赦一般。

問謙遜之情。尚見於何。答尚當謙心聽神父之教訓。受神父所授之法。若有直言忠告。當喜心受之。無怨是也。如人患疔求治。必忍醫生刀刺。服其所付之藥。戒其所戒之食。雖甚覺苦痛。難當。然因欲愈。卽甘心一一忍受之也。告解時亦宜如是。

迹

茲述奇蹟。足見告解時緣飾已罪者。被主重戮也。昔耶穌會鐸。在斯巴尼國傳教。勸人痛告往愆。洗滌夙染。維時有一女。年方及笄。臥病不起。爰請厥鐸來聽告解。當解罪時。痛哭流淚。似乎誠切。告畢。鐸德問曰。猶有他罪乎。對曰。無矣。鐸聽信之。遂誦赦罪經而去。至院乃歇。時從鐸德之修士。入告會長曰。予乍從鐸德往幼女家。方幼女告解時。見一黑手。從牆而出。緊扼幼女之喉。不知何如。會長深疑其解罪不妥。乃速召聽解之鐸。而謂之曰。今雖深宵。爾二人當重尋故道。往彼勸幼女妥解。二人乃往。

方抵門。聞室中人悲號流淚。鼓噪非常。既而僕出。報鐸曰。鐸纔聽彼告解。甫出門。女已死矣。鐸乃返。入堂跪聖體前。祈主慈救。此靈倏聞。曳練聲。擁出一人。現於鐸德前。謂之曰。神父母求主爲我。我乃乍死閨女。已被主罰墮地獄。因解罪時。隱一淫罪未解。爾雖殷殷問詢。余終畏羞。不敢吐露。予心有如勉之迫之。而卒隱秘如故。今已被主嚴判。罹此永殃。回思前時。已獲善機。得以告明此罪。兼獲心安。而竟自昧然蹉跎過之。今予心如何痛恨哉。言訖。陡發巨聲。而不見矣。

第十二首論告解當行之規

問告解前該作何事。答該法去告狀者。告狀者。告官之前。一必盡力尋法。以便明告。靜心自忖。不雜他念。二見衙門中才德兼有者。求之出力。吾人告解亦當如是。一卽盡心細察已罪。以便明告。自悔自羞。心不外馳。不笑不言。靜以自待。二卽懇求聖母。護守天神。本名聖人。代求扶助。使吾善行告解也。

問告解中該做何事。答一該畫十字。跪求神父降福。二該熱心誦念。籲告吾主。到我罪我罪。告我大罪止。三說明上次告解幾時。補贖經念完否。四告明一切所犯之罪。宜低聲。不使他人聞知。宜簡短。卽不巧飾多言。又宜說明犯罪之有否。習慣有否。

近機。又依聖文多拉說。宜先吐難告之罪。而後告別罪。便覺告解。始初之難。終則容易。得以盡告也。五告畢。求神父全赦生平所犯之諸罪。及另赦某罪。如迷色。忿怒等罪。如此助已。易發真心痛悔。蓋若此番所告之罪。不足動我真痛悔。而加告前罪。可以激之也。

問。告完罪後。有何本分。答。一。當用心聽神父之訓誨。甘心受神父所囑之善法。及其所命之補贖。猶如病人珍脈後。慎聽明醫之囑。戒所當戒。避所當避。二。於神父念赦罪經時。當再發真心痛悔。蓋如人以火刀石打火。始不得火。若再三再四打之。終

得有火矣。痛悔亦然。若起初發不出。而再三再四勉之。終或能發出真心痛悔矣。

問：神父已念赦罪經後。吾該何爲？答：一該謝天主洪恩。蓋如有人救吾於污穢中。吾則謝之不盡。况天主以聖事赦免吾諸罪。不但救吾於罪惡污穢中。且救于地獄永苦中也。豈不更當謝之乎？二該以耶穌聖血。及聖母諸聖功勞。獻於天主。爲補吾缺。代謝其恩。三該以神父所命之補贖神工。盡力速做。不致延緩失悞也。

問：解罪後。尚有何本分？答：該堅守定改志向。盡力斷絕罪機。

全心依靠天主。仰藉聖母護守天神。本名聖人等。不使復犯前非。猶如一人下梯。偶然失足跌傷。治愈之後。必加謹慎。每下梯手扶欄干而下。甚畏再失足跌傷也。倚賴上佑。而自戒自慎。卽如扶梯之欄干。加謹慎而下梯。必能免復遭跌倒也。人欲免罪。不可倚賴己力。惟全心靠托天主。虔意專務神業可也。

迹

茲述奇跡。可見痛心告解。乃罪人改化之由也。曩者聖多明悟在斯巴尼國。宣揚聖教。闡明奧理。聽從者實繁有徒。聲名藉甚。時有豪富一人。慕名來聽。然所以來聽者。惟欲知其文詞之工。

拙非實有意於改行率德也。隨從甚多。要皆奉意旨。工色笑。効
奔走。以悅其意。甫入堂。多人爲之揖讓。惟聖多明悟。神目瞭然。
明見其靈魂內境。殊邈視之。正講大罪之惡。莫可名言。敗人性
而類禽獸者。此也。孰意富人聆之。竟漠然不動。旣歸。施爲如故。
越日又來聽。和從者亦多。維時聖人欲衆共知其神危境。使知
自返。爰輒講道。禱主曰。我主耶穌。祈爾明顯此人神境。祈開其
瞽。禱畢。衆見富人目邪口歪。神魂失措。群魔在其傍。踴躍譏誚。
漫然示賀。又有巨魔以鉄鍊拖之。用鈎矛勾之。抑且穢氣異常。
殿中人爭先逃避。莫敢少留。富人於此。尙茫然不知其故。反此

從者而詢其故。從者曰：衆逃皆以主故，而主獨未之知耶？主已如怪，群魔繞之。富人於是憬然悟，赧然愧，翻然悔焉。聖多明悟謂衆母懼，乃重入堂，與聖人爲之共求天主。主允其求，富人於是依然如故。汪然大感，痛悔前非。聖人憐之，予玫瑰珠一串。富人愧悔交集，淚流似雨，卽持此串。至聖母臺前，恭誦玫瑰經。然彼一持聖珠，卽覺己心與前迥異，日誦淚流，悔真情摯，遂赴聖多明悟前痛告。告畢，聖人命彼恒誦玫瑰經，致邀聖母眷顧，富人銘感於心，叩謝而歸。將己前日之嗜好，一一改易，服之華麗者，更之以樸味之豐者，易之以嗇。總之善功日增，前後如出兩

人。聖母愛其誠切。預示終期。迨歿日。聖母抱耶穌臨格。俾之神
怡心慰。未幾遂終。聖母攜之上升云。

第十三首論補贖之分

問補贖謂何。答補贖者。乃神父聽解後所命。或行某功。或念
某經之分也。蓋如判官審罪定罰。而神父亦有審判之職。亦有
定罰之分也。則補贖之于告解。實如鑰匙之於鐘表也。蓋鑰匙
雖在鐘表器之外。而其用至為緊要。無之。鐘表有所未全者也。
補贖之於告解亦然。有之為要。無之。聖事未全也。

問罪已解矣。何容又命補贖。答人犯罪。即帶二累。一謂罪惡。

一謂罪罰。猶如大臣謀叛。卽累二惡。一乃大犯正理。得罪皇上。一乃干犯國法。應服死刑。今人告解。罪惡全銷矣。地獄內應受之永刑。轉爲暫時之罰耳。而此暫罰。與小罪所應之罰。尙當加苦工以補之贖之。故司鐸命補贖。稍償罪罰之重債。當然之理也。

問司鐸所命。教友不行。可使得否。答司鐸有命補贖之權。如判官有定罰之職。而教友旣犯其罪。應受其罰。命之有權。受之有分。何得忽之而不行之乎。試觀犯人。官定其罰。自當受之。蓋刑從罪理也。欲免其罰。先當免其罪也。

問不行補贖有罪。其罪大歟小歟。答補贖隨罪自別。有重有輕。倘告解大罪。神父因而命重補贖。行之有嚴分。不行有大罪。抑或神父命輕補贖。則不行。惟有小罪。

問神父多命補贖可否。答多命補贖而後不全行之。自不如少命而全行為要。蓋聖事成全。皆係全行補贖故耳。若全行補贖。非自始至終。靈懷聖寵。則多求補贖。亦無大用。蓋有大罪而行補贖。雖聖事為全。而不足補償罪罰耳。抑或有聖寵而完行。則多求補贖。其意可嘉。一因愈表悔罪之誠。如一生既犯學規。求師重責。明表此生無復犯之理。一因多補應受之罰。蓋以神

父所命之補贖。大有能力。補償已罪。較他苦工遠甚。

迹

茲述已往二事。皆涵妙義。一則凡得上悔。卽得上升。一則凡畏煉苦。甘受世苦也。昔有一大罪人。身負大罪。以鐸不能赦。故往主教前。告求解救。主教欲知其真心悔改否。故問之曰。爾今願行苦功以補之否。罪人流淚而對曰。雖死千次。是亦甘心焉。主教曰。然則宜行七年苦功耳。罪人以契主至情。悔罪至切。卽轉問主教曰。余犯如許巨罪。而乃僅以七年苦功補之乎。望主教以大者久者命予。母以小者暫者命予也。主教知其愧悔已真。

卽減其罰而命之曰。余今僅命爾三日嚴齋。是亦足矣。罪人更大悲號曰。祈主教命予重大久遠者。毋從輕命予也。主教曰。今僅命爾誦天主經一遍。足矣。毅矣。此人一聞。遂悔極而痛死矣。主教講道中謂衆曰。此人以上悔而死。天主賜其卽升天堂。不經煉獄也。嗚呼。上悔之效。神矣哉。

又耶穌聖像。曾謂麻利爵聖王曰。爾願於今世補爾愆乎。抑願於後世補爾愆乎。麻利爵聖王。絕無疑慮。直以對之曰。吾主。願於今世補吾愆也。夫後世之補。煉獄是也。其苦較之世苦。奚啻萬倍。莫之能忍。而聖王已穎悟久之。方濟各會中一修士。病苦

已久未悟其理。情不能忍。爰祈上主。速賜早離塵世。主素眷其聖德。俯允其求。先賜一天神降現。謂之曰。爾之病苦。歷幾時日矣。然尚俟一年之久。乃能上升。若嫌今世爲苦。則逝居煉獄。三日卽得升天。二者憑爾簡擇焉。修士甫聆是言。卽倉忙對之曰。望主速賜予死。居彼煉獄耳。天神曰。然則速備終儀。速領聖事。修士如言。禮畢而遂終矣。纔居煉獄一日。天神降慰。詢之曰。若何。修士之靈對曰。爾乃惡神也。余居煉獄。已不知歷幾何年矣。而乃誤余曰。僅三日乎。天神應之曰。非獨未過三日。爾居於此。僅一日耳。所言無誤。爾尸尚在堂。未葬耳。修士之靈不勝驚愕。

曰果然乎哉。若然。余誠願回世補贖耳。且不僅歷一年之久。以補前非。卽踰數年。亦所甘心焉。上主亦准其求。遂令天神攜其靈魂。復合本體。乃悉心耐其病苦。且諄諄勵其同修。免此煉苦。旣至一年。乃終得升天國焉。夫此修士。砥礪已深。故得見主之天神。與之言。宜膺之罰。僅三日耳。今吾儕罪惡森森。使居煉獄。宜待何年乎。尙其及時加謹。勉臻聖德耳。

第十四首論煉獄之苦

問煉獄爲何。答依聖教信德道理。凡人臨終。或有小過未赦。或有大罪已赦。而補贖未曾做全者。則其靈不卽升天。暫在劇

苦之處。以受諸難萬苦。補全其罪。應受之罰。補既全。而後得享見主容。此備苦之處。是卽所謂煉獄也。蓋如君王之天牢。禁犯人於此。以補其罪愆。天主卽罰靈魂於煉獄受苦。補全罪罰。是乃相同之理也。

問。靈魂在煉獄。待何時可出。答。至罪罰補全。靈魂明潔。然後可出。猶如銀匠煉金銀。必待其煉純。而後取出。至於煉靈亦然。從知煉靈之苦。或久或暫。或輕或重。非一一相同。皆依其罪之多少。其過之輕重耳。

問。煉獄之苦何如。答。煉獄中有覺苦。卽是五官四體。均受火

燒奇痛。其苦有如地獄之覺苦。蓋依聖奧斯定之說。煉獄之火。無異於地獄之猛火。猶如窯中煉金銀之火。與焚煤炭之火。所燒之物雖異。而其火乃一樣也。是故有賢人。名煉獄爲暫時地獄。誠有其理。從知煉獄之苦。萬萬勝於世之諸苦也。吾人可不畏之。生前勉力。預補其苦乎。

問。尙有何苦。答。尙有失苦。卽是暫時失離天主聖容。天堂萬福。此苦比覺苦較甚遠矣。雖非永遠。而一時不克享見天主。萬善萬樂之源。則其苦實爲無比。蓋天主乃人靈之本美。依其本性。不得不愛慕人之在世。不覺自然切愛。以種種世務牽連分

情耳。但死後靈已離身。有何世務以分其愛主之情乎。故至此人靈全承其性。一心願合於主。迫急不可自禁。猶如大海長江。其水分於各小河。不得速流。而或各小河。總歸本源。復合江水。入於大海。則其出口之水。下流甚急。難以阻止矣。今煉靈在煉獄中。不得所遂。則必心苦神鬱。莫可名言也。

問煉靈既合主旨。何爲尙覺煉苦之難乎。答尙覺煉苦非凡。猶如吾主在十字架上。雖甘承聖父之命。願爲人釘死。然覺內外痛苦之至。以致大發哀聲。呼聖父而曰。予天主。予天主。何捨去予。至論聖靈在煉獄亦然。且其煉靈愈爲愛慕天主。則愈覺

已罪之醜。膺受主怒。不得速飛主前。因之愈增其苦也。

迹

茲述古蹟。明證煉獄之劇苦。以不見主容爲最也。曩有一貞女。於諸聖瞻禮日。靜室興功。默契上主。忽現一已亡善婦之靈。謂之曰。予乃煉靈也。今居獄中。苦不堪言。苦中尤甚者。卽不得見主聖顏也。今懇爾代求主憐。并令他友代求。望得早脫是苦。入覲主容也。貞女卽允彼代求。確踐所許。未幾。煉靈復現於聖堂偏隅。端跪敬拜聖體。貞女入堂領主。煉靈又現。跪於貞女之側。與之同聽彌撒。衣白衣。持聖珠。首披白兜。迨貞女跪前領主。是

靈與之同前。叩拜聖體。貞女既領聖體。亦與之同退。彌顯敬恭之象。迨其後。貞女與同伴偕在聖堂。華飾聖母聖像。他女謂貞女曰。爾曷不拜聖母。以助彼婦之煉靈。貞女聆之。卽拜聖母而返。方返之時。是靈又現。優禮貞女。又謂之曰。予居煉獄。蓋以前許於聖母臺。邀鐸舉行彌撒三臺。後因未踐所許。故遭此重罰。今求爾爲予代請一鐸補行。許之三臺。既畢。煉靈卽現。深感女恩。俯手抱之。以示愛情。又示要務數端。囑女遵此無替。一凡爾發願之先。宜先自審度。逆料他日果易遵行。不致廢棄否。若不便常行。則毋發是願也。二於言語中。慎毋虛謊。蓋茲雖係微疵。

亦吾主所不容。且深疾之者也。三平生恒敬聖母。并特敬其七苦。四諸凡善功。皆宜讓於煉靈。以拯其急難。抑且勸諸善友。悉遵予言。時當堂內。示此懿訓。適聞鈴聲。卽同貞女前行拜主。貞女更生憐心。卽時舉手。虔誦天主經。聖母經。聖三頌。各五遍。表特敬耶穌五傷。祈主爲此五傷。速救煉靈。是煉靈在旁。爲之扶其手。以示欣感之忱。貞女謂煉靈曰。聖沙勿畧瞻禮在卽矣。是日子。將入耶穌會堂。與彌撒。領聖體。望爾亦同來叩拜焉。是靈許之。迨聖日已屆。貞女在堂虔行聖事。是靈又如前約。顯現堂中。伏叩聖體。迨聖母始胎瞻禮。貞女亦在堂瞻禮。煉靈又現。光

耀非常。又謝洪恩。又囑虔敬聖母。且曰。予將上升矣。升天決不
忘吾恩人也。越二日。貞女在堂。爲彼祈禱。是靈倏現。面形喜色。
告曰。今煉罰已滿。得享榮福矣。語畢。天神下降。挈其神魂。上登
天國。

第十五首論扶助煉靈之故

問。吾人當扶助煉靈乎。答。理也。蓋人情所不忍耳。如見人陷

於水火。可救而不救。則人必皆謂其非人情。今煉獄靈魂。在不
堪困苦之境。吾人能救而不願救之。則可謂有人情乎哉。是故
昔聖女基斯弟納。爲助煉靈之故。諸苦備嘗。或枕諸利刃。或納

已火中。或以磨石磨碎己身。或以鉄輪裂碎己膚。種種補贖。不一而足。

問又有何故。答因天主最願吾人助之。蓋煉靈皆爲天主親愛之義子。天主極願其速出此苦境。是以屢次遣彼煉靈顯現求助於世人。今吾人若肯扶助彼。脫免其苦。豈不悅樂主心者哉。猶如一王禁其太子於監。若有大官說情救出。必然愜悅王心矣。

問又有何故。答因助彼出煉獄。吾人生前亦得大利。一因此哀矜。大有功於主前。將來必受天堂大賞。二因加惠於煉靈。托

賴其轉達。易得主恩。昔者包諾捏城。有聖女加大利納。曰。予有多恩。求之於主。而不得。求之於煉靈。托彼轉達。卽得矣。三因救彼出煉獄之後。彼總不忘情於吾。而常爲吾代求天主也。然則吾人助彼煉靈。正如商人借錢於人。將必收其大利無疑矣。昔有一富翁。竭力扶助煉靈。終時見魔盈室。懼甚。忽見無數白衣人。執劍戟以麾散之。病人問其故。皆曰。我儕乃爾所救之煉靈也。

問。尙有何故。答。因助彼出煉獄。吾人死後亦得大利。蓋吾如何待人。主亦如何待吾。故吾出力助彼煉靈。天主必將致人哀

憐吾靈亦助吾於死後也。

問。扶助煉靈該作何工。答。該念經祈求。行哀矜。加苦工。務得大赦。讓於煉靈。為彼善望彌撒。不論何等善功。均可有益於煉靈。然如以金錢。振濟貧人。而彌撒大禮。更有益於煉靈。因此大禮極尊極貴於主前也。

迹

茲述一跡。明證拯濟煉靈之功。如何悅樂主心。致承厚惠也。昔有聖女曰都達。素拯煉靈。可取法焉。蓋其生平諸凡善功。如守齋誦經。默想苦功等。皆讓於煉靈。祈主減其煉苦。俾得早歸天。

國緣之多靈。叠現榮光之狀。詣彼前敬謝深恩。天昭銘感之忱。然聖女所急救之靈。亦非出於私意。必求主開明指示。若者在所當先。而耶穌亦頻現於彼。明言某靈當先拯救。此可知通功於煉靈。深契主衷也。迨其後。聖女既屆暮年。精力漸耗。臥病不起。將近終期。邪魔深嫉之。思擾其靜定之懷。故聖女屢覺一意曰。予生平勤務聖功。諸凡祈禱。苦功守齋。痛告領主。皆讓於煉靈。今一旦命終。前功盡失。被主判案之餘。幽居煉獄。何時得出耶。際此愁悶之時。耶穌臨慰。語之曰。爾何愁悶。慮及何事。聖女答曰。吾主。吾之善功。俱已讓煉靈得之。倘死後久居煉獄。將若

何耶。耶穌答謂之曰。爾可解懷。凡爾拯救煉靈諸功。深愜予心。微獨不減爾功。且益增爾榮焉。予將賜汝得脫此苦。卽凡所救之靈。將來迎爾。速賜升天矣。聖女聞之。樂甚。自此日至於死候。無一善功不讓於煉靈。以愜主心。且令奉教後人。亦皆如之。以示周急通功之雅誼焉。由此觀之。拯救煉靈。益何如耶。

第十六首論聖教大赦之義

問大赦爲何。答大赦者。乃寬赦諸罪暫罰。蓋以有權之人。取聖教寶藏。賜於告解聖事之外也。一謂寬恕暫罰。蓋大赦惟赦煉靈暫罰。而告解聖事。乃免永罰之刑也。二謂係有權之人。因

不得吾主傳留之權。不能放大赦。三謂賜於告解聖事之外。蓋大赦不赦罪惡。而不係於告解聖事之大體。四謂取聖教寶藏。蓋大赦所出。乃由於聖教所藏之寶功也。

問何謂聖教寶藏。答卽是吾主無窮之積。聖母與諸聖優餘之功也。欲明此寶藏之義。當知每一善工。自有二效。一立功。二補贖。所立之功。自得其益。不能分於他人。而補贖之效。自可分於別人。如此可代人償債。今吾主聖母及諸聖人。旣立無數功勞。其功固然自得。因之受主賞報。而其補贖之效。或因無罪可補。或因在世補全有餘。不得盡用其益。所餘者。置於教會之寶

藏內能分散於會友也。

問誰有放大赦之權。答國中君王獨有免罰之權。然亦可以放於官府。聖教中。惟教化皇有放大赦之權。亦能付於主教。是以主教素常能放四十日大赦。於轄下之信友也。但教化皇所頒大赦。惟赦在世信友之罪罰。不能赦已亡信友之煉苦。蓋其亡者已非屬教皇之權下也。然在世信友以善功讓之。亦可免其煉罪之苦。則聖教會一如慈母。賜恩於在生神子。并許讓之於已亡之子也。由是觀之。聖教會恕生者之罪罰。直行其權。乃真赦屬下之罰。而恕亡者之罪罰。曲行其權。有如轉施哀矜一

般。

問誰能得大赦之恩。答。凡是男女教友。已犯罪過。而有罪罰。應受者。皆能得大赦之恩。蓋惟教友屬於教皇。已犯罪過。乃服罪罰也。有罰未免。乃有可赦之理也。

問誰不得沾此大赦。答。一。聖教會已絕之人。不能得之。如逐去之奴。家主所有恩惠。決不能受也。二。欲入教而未領洗者。亦不能得之。如室中有華美珍寶。人欲得之。必該入門。而在門外者。則不得也。三。奉教人有罪而未赦者。亦不得之也。蓋罪惡未赦。不得免其罪罰也。

迹

茲述古蹟。足見不整備已靈者。雖逢大赦。洪頒卒無實效也。前南巴利國。有一高山。勢彌崇隆。頂上有一聖母大堂。靈蹟浩繁。施恩甚衆。上高山朝拜者。踵相接也。未幾。遂名是山爲聖母山。教皇定於聖神降臨後。舉行大瞻禮。特頒全赦神恩。教衆聞之。歡欣鼓舞。每年上山瞻禮者。約五六千人。然於彼中。概無實意。祇爲觀玩而已。每逢一年。其中際此良辰。多有獲罪於主者。如是而謂能獲全赦乎。於是聖母怒。際中宵靜候。手持火炬。焚燒數宅。卽來山瞻禮者之所居也。房始燃。頂自墮下。壓死者有人。

火既甚。燄勢飛奔。火死者亦有人。統計死傷之數。蓋一千五百有餘也。此可知聖母之怒矣。何則。以願得全赦而來者。本宜分外加謹。不同遊戲。乃不獨玩忽相將。抑且重獲戾於上主。獲戾於聖母。是較之不來瞻禮者。更難寬容矣。爰是聖母感怒莫容。親降火炬以焚之。時瞻禮中有五人。素佩善德者。目擊其事。互相證對。爰敬錄之。以爲後鑒云。

第十七首論得大赦之所要

問大赦有幾類。答大赦本有二類。一曰全大赦。一曰限大赦。全大赦者。全免諸罪之暫罰。故有得此恩赦而死者。即可不過

煉獄。而直至天堂。限大赦者。惟赦暫罰之一分。然其分之大小。全關於放大赦之度。譬如得七年四旬大赦。能得幾許暫罰之赦。適如昔日聖教中。定行七年四旬補贖。而得幾許暫罰之赦也。其七年補贖。當於聖教初。有七年之久。每主日內。或一次或三次嚴齋。其四旬補贖。卽守四十日大齋。此大赦所宥之度。與向時聖教中補贖所償之度。一一相稱。然其補贖所償之度。俱在天主意中。而人未可妄測也。大赦又有三等。卽係某地某物。某人之大赦。某地者。卽是教皇所施於一堂。或一地。人到此誦經。可得其大赦也。某物者。卽是教皇所加於聖牌。聖珠。或苦像。

等類。人佩之或親之。可得其大赦也。某人者。卽是教皇所頒於一人。或於一會。或暫或久之恩赦也。

問。聖年大赦。與全大赦。有何分別。答。有分別。蓋聖年大赦。除付全大赦以外。又付神父於神工內。能赦各罪之權。并能更改人所矢之聖願也。然則全大赦。適如金錢。而聖年大赦。乃如金錠。貯於寶袋內也。

問。人有微罪。卽失大赦之益否。答。人有微罪。決不能全得大赦之恩。而全大赦。惟可限得其效也。蓋其大赦。惟赦已悔之罪。所應之罰。而不赦其未悔之罪之罰。蓋未赦之罪惡。斷不得赦。

其罪罰也。

問爲得大赦須作何事。答一須保聖寵之恩。斷不可偶有重罪。二須立蒙赦之志。三須虔心誠意。全行教宗諭旨。其三端不論全限大赦。皆爲至要。又有三端。則惟爲得全大赦所需。一卽罪之私。皆必除淨。若留微罪之係戀。卽喪大赦之全恩。蓋未赦其罪惡。斷不赦其罪罰也。二卽須行告解。領聖體。雖或不犯重罪。亦不可懈此神工。然或教皇諭上。無此要功。自屬可免。三卽須誦經言。謹按教皇之意。

問讓大赦於煉靈。其要爲何。答其要有三。一讓煉靈之大赦。

應遵教宗恩諭。二讓赦之意。貴於專持。三得赦之時。須無大罪。其有告解神功。定爲得赦要端者。則得赦之前。定當告解也。其有告解神功。不定爲得赦要端者。則告解不列於要端。雖然。爲負大罪者。未嘗不以告解爲至安也。

迹

茲述聖蹟。明顯大赦之可貴也。曩者。有聖方濟各會中一鐸。在堂講道。奉教皇聖諭。凡親入聖堂聽講者。賜以大赦十日。時聽講中有一婦。前富後貧。無以餬口。因畏羞之故。不敢顯然求乞於人。迨鐸講畢。是婦私謁之。密告以貧况。求鐸給以貨財。鐸曰。

予無銀錢。何以濟爾。所可予爾者。惟教皇所頒之大赦而已。今卽給爾十日大赦。爾可往銀號易錢耳。彼素沉淪於罪惡中。必急需此大赦。苟彼欲之。其必給爾錢焉。是婦如命。往銀號說其故。無奈店主鄙是說。藐茲大赦。卽哂而謂之曰。爾乃欲以大赦易銀錢乎。爾意欲易幾何。余今以天秤秤之。爾置大赦於一邊。予置銀錢於一邊。秤正之後。卽可知孰輕孰重焉。是婦卽言十日之大赦。置天秤一邊。錢司卽擲銀錢於一邊。奇哉。竟大赦重於銀錢焉。其夥復增銀置之。而銀猶輕於大赦。增至五銀。而大赦猶重。卽增至十銀。而大赦仍見爲重。甚至增銀至三十。卒見

銀輕於大赦焉。迨至婦所急需之數。而銀錢與大赦。始兩得其平矣。由是其司。乃重視大赦云。然彼銀號之司。重視大赦。而煉靈尤重視之。重賴之矣。昔意大利國。有一聖女。乃修女院長。院中有大德貞女。重病。聖女慇懃服役。盡心調理。嗣因病勢日增。遂逝。聖女卽往堂中聖樓上。爲彼求主。適現貞女之靈。光輝四映。踴躍上升。聖女卽大聲疾呼曰。貞女聖靈兮。爾今上升永福之所兮。憐我猶居險世兮。爾尸猶留未葬兮。何以升騰若斯其速也。蓋貞女之靈。投入煉獄。僅七時辰有半也。正當聖女昂首驚嘆之際。耶穌倏現。藹然謂之曰。是靈之所以速升天國者。以

爾爲彼祈主。讓彼大赦。而彼卽得之也。夫大赦之得以拯拔煉靈。其效若斯其速。則吾儕之宜勤於得大赦也。可知。旣得大赦之餘。宜讓於煉靈也。亦可知矣。

第十八首論得大赦之餘解

問爲得某地某物大赦。必須到其地。佩其物否。答論某地大赦。必須親自到其地。在彼虔行要工。不然。不得其地之恩赦。至論聖珠苦像等聖物。亦須或佩於身。或供本所。始得其所付之大赦。且於誦經之時。亦須以得赦聖物。或佩己身。或供一所爲是。

問爲讓大赦於煉靈。須無大罪否。答依聖多默斯所云。不必自無大罪。因非爲己而得大赦之效。雖然。無大罪爲妥。蓋人欲讓大赦於煉靈。必先自得其大赦。而後讓之於煉靈。然人有大罪。自不可得。何以可讓於煉靈。所以欲讓大赦於煉靈。須靈魂無大罪也。吾友思之。拜苦路。無數大赦也。佩青聖衣。而誦六遍。在天亞物與聖三頌。亦無數大赦也。而領此大赦。不必行告解神工。吾友何不慎保聖寵。亟領之。而讓諸煉靈哉。

問得大赦容易否。答不甚容易。蓋欲得大赦。當遵行要工。而吾人力弱。屢有忽畧於此。故得大赦之恩。非容易之事也。昔有

大德之女。名高南畧。在世時。行諸善工。務得大赦。死後落在煉獄。顯現於一友。其友怪而問之曰。汝在世常務得大赦。今何故而尚在煉獄中耶。答曰。以我疎忽之故。生平僅得三四次大赦。不足以償我罪。緣此吾人當效漁人。當法乞人。蓋漁人屢次張網。終有幾次得魚。乞人切求人憐。終得人之哀矜也。若吾人屢次專意務得大赦。終有幾次可得之也。

問。每蒙大赦。或爲己靈。或爲煉靈。二者何爲更美。答。讓於煉靈爲更美。蓋能讓煉靈。不但立愛德之功。卽蒙赦之靈。亦必酬報也。又如一智者。宜償人百金之債。彼知此百金。若將贈諸朝

內一大臣。必邀寵錫。保舉於王前。彼必先贈於大臣。而不償於債主矣。何也。以無多日後。不但綽有餘金。以償百金之債。且亦得大臣之厚寵。今我讓大赦於煉靈。亦如此也。

問。人甯受煉苦。而不務沾大赦之益。可否。答。不可。蓋如是。一乃相反聖教會之意。噫。許多聖賢。啟行遠路。惟爲得一大赦之恩。而爾獨忽於此乎。二乃妄費許多神益。蓋不務得赦之善功。不加聖寵之利益。三乃反愛主之情。因真切愛主者。必望速見主容。而不願久居於煉獄也。

迹

茲述奇迹。明證神功。以爲拯救煉靈之善法也。稽昔修女方濟。加自幼深感煉靈之苦。情殷拯濟。故居恒敬誦玫瑰經。悉皆讓於煉靈。凡遇瞻禮日。每乘餘閒。虔誦已亡日課。抑且爲煉靈平日守齋。平生用苦衣。苦鞭。以自責。必至見血。寢不思安。食不思甘。惟麪餅清水而已。然賢女以一己救之。猶恐不及。故恒勸他女協力扶助。如遇鐸德。必爲煉靈代求彌撒。如遇知交。必勸爲煉靈哀矜貧乏。緣此許多煉靈。屢現以伸感。而賢女爲煉靈之功。益加倍焉。凡得大赦。必讓之。凡補罪之功。亦讓之。外來快樂之事。皆屏却之。內外逆意之境。皆甘受之。總之。諸凡善功。諸凡

苦工無不爲煉靈也。魔深妬其神功。屢誘之曰。爾諸善功皆已讓於煉靈而已。功盡矣。苟其死期猝至。將若何。賢女絕不被其搖惑。蓋事已樂乎主心。聖寵內佑。而自無所顧慮。且煉靈立現。親解厥疑。爰慰厥心也。尤可奇者。賢女勤務善功。精神疲倦。閉門稍歇。許多煉靈待於寢門之外。迨其醒覺後。則接踵而入。求彼代行善功。速減其苦。賢女皆憐憫諾之。曾有於寐時。在門俟候。卽入房探之。賢女尙寐靜以待之。至旣醒後。見煉靈侍側。問彼何以久待。不推速醒。煉靈婉詞以答曰。爾躬旣瘳。爾力旣耗。自當少歇以養氣也。何敢過煩。且有時入賢女之房。見其所供

之苦像聖圖。且見其所佩聖珠。皆口親之時。賢女染病。則撫慰之。魔搆巧計陰謀。煉靈皆預露之。以遠其害。是則愛人者。人恒愛之。救人者。人恒救之。不獨徵於生前。抑且驗於死後矣。然而尤足異者。煉靈疊現之狀。時而主教顯現。戴主教之冠。持主教之杖。躬服祭主之衣。俱爲烈火所充。謂女曰。惜哉。予也。被此劇苦。以予生前貪主教之爵。虧主教之職。故耳。今何以堪哉。惟期賢女憐救已耳。時而鐸德顯現。頸垂火帶。手患疔瘡。身坐火中。慘然謂之曰。以余生前忽持聖體。輕舉聖事。遭此大罰。今何以堪。惟懇代予速補。是所至禱。曾一修士倏現。兼帶小白小匣。皆

火氣爲之。己身焚以火燄。哀號賢女曰。余生前戀此玩物。藏諸房中。而今罹此重罰。速望代祈。曾一書辨。倏現。親帶墨壺與筆。悉以火成。謂之曰。余生平職操炫飾文詞。貪此貨賄。現獲重罰。懇祈代補。賢女皆一一允之。而彼咸深感激。當時主教。知聖女大慰煉靈。付以教皇所頒大赦之券。十四本。謂之曰。爾知有三主教。今猶存於煉靈。爾以三券讓之。其餘十一券。任爾分與。賢女如言。以三券讓於三主教。而越日三主教齊來。伸謝。留下十一券。尚未分給。而煉靈擁至房中。皆望讓以此券。既盡分給。尚有不獲者。然而仍無愠色。賢女陳明主教。主教又賜數券。分給

如前尚有二靈未得者。女曰。散給矣。無遺矣。然此二靈復懇賢女曰。代求主教徧閱房中。尚餘二券。主教見之。墮於偏隅之下。卽交賢女帶回。分給二靈。而彼皆欣然相感而去矣。夫此煉靈所現之境。皆吾儕靈魂相符之境也。後入煉獄。必然望救於他人。則於生前。何不扶此煉靈。何不如賢女之助此煉靈。而死後可減煉獄之苦耶。

第十九首論辦總告解之益

問總告解爲何。答卽是神父臺前復告以前所犯之諸罪。共有二法。蓋或告一生之罪。或告上次總告以來所犯之諸罪。夫

務修靈之人。每年總告一次。如善保其身者。年冬預飲補藥。以防春天病發也。夫總告解。乃靈魂之補藥。人善行之。亦可避罪減過耳。

問教友本分。必當總告解否。答猶如書生之謄文章。已寫清楚。則不必再謄。若不清楚。則必須再謄矣。至論總告解亦然。前日所辦之神工皆妥。則無嚴分復告前罪。若前日之神工。有不甚妥。則必須總告解矣。且無其分。而隨時總告一次。亦并無裨益于己靈也。

問總告解有何益。答易能認己罪過甚多。速悔遷改。猶如賭

博者平素不惜所費。苟能一日統算平素所失之錢。則必有惜錢之心。而翻然自改矣。

問尚有何益。答一乃謹守本分。不得復蹈前非。猶如人穿舊衣。不畏污累。若換舊更新。則必加謹慎。恐污新衣矣。二乃心得平安。殊覺神樂。如人負大石於肩。身覺壓重。若一時放下之。卽覺身輕心快矣。三乃臨終時。得無憂慮。猶如人於還債之後。被冒告於債戶。若官府審時。出所持之收票証已全還。自無恐懼矣。

問總告解該如何做。答總告解之法。依靠神父指引爲妥。

故凡欲總告者。須告訴神。炎求其教之而已。蓋如一童。力不能勝數十斤。有一人以扶助之。始克舉之矣。欲總告者。求神父扶助。亦如此也。

迹

茲述聖蹟。可知人能善備總告。沾恩非淺也。昔高托納城。有一聖女名瑪加利大。幼行不端。畏父切責其非。逃遁於外。偕其匪類。狎暱無狀。如是者九年。忽一旦。值其私人之犬。至前嚙其衣。牽之使往。其悻悻不平之狀。實出人意外。當時瑪加利大。不知何故。麾之不去。乃從犬而往。途中驚疑殊甚。至蔓草叢集處。犬

忽止。以爪爬地。漸露私人之尸。見後。覺私者呼其名而責之曰。我緣爾故。被戮於人。尸棄於此。今而後。爾宜醒悟矣。聖女於是。愧悔交深。自思回家。祈恕於父。不納。求入修女院。又不納。既卽入堂。伏於主前。深悔前非。涕零如雨。從此遂覺心安。既而修女院納之。且耶穌倏現。呼之曰。憐憫之婢。何幸而獲聖愛之洪恩也。豈知吾主相愛真情。從此始矣。聖女卑己彌深。吾主愛之彌切。然而吾主名之憐憫之婢。而聖女望主名之寵愛之女。求之。主曰。尤當省察總告。洗滌風染。方可聖女聆之。遂細察往日諸愆。以備總告。既解。領主前。耶穌霽容。謂之曰。寵愛之女。吾赦爾。

諸愆矣。遂上愛上恩。與日俱增。以至現肋傷。令親視而益知厚澤。益加敬愛。繼訓以上主深奧。誕降於世。受苦贖罪等義。并諄然謂之曰。余之愛爾。實出非常。統今之世。更無一人受寵於我。如我寵爾者也。爾名已錄於天冊中矣。然耶穌之愛聖女。固出於無窮仁愛。而聖女之愛耶穌。亦有加無已。愛之既摯。卽覺前日之干犯聖誠。愈深痛悔。故於同伴修女前。自鳴前罪。懇彼助其痛哭。因其謙下自責。故愈邀主寵。愈降主眷。時而聖女懷憂。耶穌親遣聖母降慰。時而聖女懷疑。耶穌親令天神顯解。倘聖女尙有未明之奧理。耶穌親來明示。且主深嘉其鴻功。日進錫

其洞悉他人隱微。明言以示懲戒。顯揚許多聖蹟。以示上主神能。從此院衆愈加欽服。然而大不合聖女謙遜之心。故每仰上主而祝曰。吾主耶穌。何賜我若此神恩。俾多人傾服。若此罪婢也。耶穌頓現。謂之曰。以爾若斯痛改謙卑諸德。多輔他人進善之心。故賜爾莫大神能。率引諸衆也。吾人鑒茲。有不深訝上主之仁慈。至於此極乎。究之。亦以聖女之善備。總告致之也。則總告之功。若何其神哉。

第二十章論聽講告解之心

問聽講告解之道。宜有何心。答。急宜感謝吾主。定立告解之

恩因吾人善行告解。吾主以己聖血功勞醫吾靈而保存其生命。賜吾如是大恩。不當感謝之乎。猶如人身染病。若有好友給藥。愈前病而防後疾。則必感謝不盡。今吾主愈吾靈之前病。復防其後病。其恩過乎愈吾身病之恩。豈不更當謝之乎。

問又宜有何心。答又宜屢次妥辦告解。一謂屢次告解。因人告解愈多。靈魂愈潔。如人以水洗身。愈洗愈白。况屢次告解。大合吾主定此聖事之旨。且加神力。以退邪魔之誘。其益如何之大。且多乎。一謂妥辦告解。因人告解不妥。非徒無益。反有害之。故與其告解不妥。孰若不告解更好。猶如人之服藥。固為愈病。

若服藥而無益有損。反不如不服爲妥矣。

問又宜有何心。答宜毋妄恃告解之恩。以開輕易犯罪之門。蓋人見天主肯赦。輕易犯罪。實爲痴人。一因犯罪傷害已靈。輒謂易瘡。不異見火。不畏入之。望人易救。豈不痴哉。二因忘思行惡。靈魂加增罪累。蓋犯罪後。靈魂軟弱。犯罪愈多。靈魂愈弱。告解雖赦其罪過。而罪累所遺。不卽除也。猶如身病旣愈。尙有病累。不如不病爲佳也。三因可畏天主。卽罰爾冒妄之心。或絕復解之機。或不賦真悔之恩。爾宜何如慎哉。

問尙宜有何心。答甫有罪過。當卽刻告解。一因人犯罪後。天

抵心不自安。便欲吐告。但遲延日久。則不安之心漸息。告解之心日淡。而終難告解矣。猶如人失金銀袋。初時心憂。設法急覓。待至多日。不覺心傷不甚尋覓矣。二因罪入于心。不速悔告。則誘惑愈來。罪積愈多。日後愈難解釋矣。譬如一煤炭堆於此。若置一紅火炭於其上。速宜撲滅之。否則一煤炭堆。勢必火起。不可嚮邇矣。

問更宜有何心。答宜毋妄思曰。犯罪不妨多加一次。以其不加告解之難也。是言何言哉。豈不知天主寬宥吾人。每人罪數已定。若再犯。恐多於定數。而不復得再赦矣。猶如貨船載物。自

有定數。若既滿載。又欲加載。不免沉下矣。况人愈犯。則愈難釋。是如以害加害。大害已靈。猶如油之累衣。衣已難淨。而爾又累之。曰累矣。不妨全累也。豈有此理乎。矧人愈犯罪。則罰愈加重。蓋地獄之刑。煉獄之罰。無異司獄之刑。各人稱其罪過多寡大小。而受其苦也。然則妄敢加罪。不異受傷之人。自忖曰。足已傷矣。何妨又傷我首我手。我全身乎。

迹

茲述往事。可知人平素積惡。而妄思臨終告解者。卒至虛願莫償也。前在大英國。有一異教者。家資素豐。兼推明哲。適有耶穌

會鐸與之交接講明正道。卒棄異教而入聖教。然入教時自思
后亦異教。苟一旦知吾信奉聖教。將抄沒吾家資矣。於是設一
善法曰。外面仍如異教。中心實乃真教。是亦無妨。率是以往。家
財可保。靈魂可救矣。遂決計而行。其家分居二所。一在城中。一
在城外。彼恐死期猝至。不得告解以終。莫能自救。爰延二鐸。常
居於二所。以期終時必獲告解。夫前引彼歸教之鐸曰。此計不
善。苟爾忽然得病。惜不悟事。不得告解以終。奈何。卽或是病不
至。惜沉然。主令忽然而亡。可若何。反不如及時悔告之爲得也。
彼終不聽。惟於其二所各延一鐸。以備不虞。諸凡動作。絕不加

謹。一日。正從此所往彼所。倏然病作。偃仆於地。從者載之以車。且速遣人往請最近鐸德。聽解以備善終。鐸聞之。遽爾就道。絕不延緩。然彼既不思善生。而惟妄圖善死。是如不稼思穫。不勞而得天堂也。可乎哉。故鐸甫至。而病者甫亡矣。可知人負重罪。而思臨終解罪。吾恐百不獲一也。

第二十一首論就正神師

問。告解以外。就正神師。有利益否。答。大有利益。蓋撒落滿所說。人得好友。如得寶藏。誠哉是言。何則。爾將遇危。神師提爾防備。邪魔攻爾。神師扶爾力退。誨爾悟。不使差路。固爾心。不使下

孽時解爾憂時破爾疑。種種善法扶持爾靈之弱。適如良友助爾俗務。聖經所說好友。非指神師而誰。

問。就正神師如何有益。答。神師之於人靈。猶如醫生之於人身。蓋醫生識病愈明。醫治愈善。是以善養生者。無故不換醫生。神師亦然。爾靈之危。爾性之質愈明。愈能善引爾道。不失乎中。致有倚於一偏之弊焉。

問。何時特宜就正神師。答。遇魔誘之時。若爾詣神師。陳述內危。邪魔立退矣。聖經云。有十癩者。求耶穌療治。主曰。爾往司鐸可也。彼如命。詎知途中已愈。膚完無迹。今神靈之病亦然。往就

司鐸靈卽安矣。豈知教友中。內被魔攻。不敢告明神父。是如有
人家內甚貧。於外修飾。若富貴然。卒至日益貧乏。若又加苦矣。
教友盍慎之。

問。就正神師。又在何時。答。當覺心憂之時。撒落滿曰。憂乃諸
惡之源。勢必速速解之。而解憂之法。莫如良友之慰。而良友之
慰。莫如神師之誨也。是故心憂之時。速宜往就神師。憂卽可解。
宛有雲徹。天淨之佳耳。

問。就正神師。又在何時。答。當有疑心之時。蓋撒落滿曰。惜乎
孤立之人。災必逮夫身也。小艇浮海。浪擊甚危。若無善掌舵者。

安望至岸。吾人心疑。有如危舟。須速往就神師。庶其善引爾靈。安詣福岸也。嗚呼。智識神師。善導吾靈。裨益何深。豈筆舌可盡述哉。

迹

茲述往事。可見罪人改遷。亦需乎鐸德之警覺也。昔意大利國有一伯爵者。門庭顯耀。時稱豪富。生有二男三女。長女秉性善良。次女恃財傲物。性格乖戾。幼女性亦溫良。一日厥親令次女與幼女同進學院。思有以約束其身。端其蒙養。奈肄業久之。次女之驕矜如故。絕無進境。其親知之。久而令彼回家。回家後。次

女之奢華益甚。衣必文繡。食必甘旨。以致靡麗成風。厥後有貴顯之家。求婚納聘。然舍次女而取幼女。次女聞之。不悅。其親知其矜誇之態。已歷有年。若不稍抑之。必愈趨愈下也。謂之曰。可復往修女院。潛修卒世已耳。次女曰。果如是耳。華麗之態。必復盛矣。遂往修院。厥親每供其費。不意彼居修院。將所居二房。大施文飾。凡房中臺椅被褥等物。盡屬華美。較之他修女。特形矯異。上主見其驕矜。不忍絕之。猶欲挽回之。爰賜一病。臥不能起。一日。修院本鐸往顧。謂之曰。予來非爲聽解。祇以顧慰耳。女曰。然。余竟定下地獄。無復他望乎。鐸曰。然。如爾之所爲。墮地獄者。

伊古以來非一人矣。女於此卽定真心悔改。流淚慟哭。迨病稍愈。卽行告解於他修女前。以鞭自責。後入房。伏禱於聖。加大利納像前。曰。聖女輔吾。聖像卽答曰。必然輔爾。見此神奇。心卽欣慰。既以房中華服美物。盡交院長。以示真心悔改之意。且遣人往山上。尋覓荊棘之物。於每瞻禮六。以之自責。渾身皆傷。屢次令他女鞭已。冬日往園中。忍受冷風。冷極而返。夏日夜間。肩苦架以上高梯。既而手持一鞭。升梯一級。卽以鞭自答。見血而止。又以透火之鉄條。於手足胸間。自刺五穴。又於每瞻禮六。口嘗至苦之物。以記耶穌口嘗苦膽。從此甘辭貴顯之家。受苦贖罪。

魔於此妬其盛德。曰爾行如是苦功。果能贖罪升天乎。聖女卽是憂鬱。仰祈天主曰。使予後日果能升天。懇今時卽令一人持花而入。明日領聖體時。有二奧斯帝亞入口。以爲記禱畢。卽有一人持花而入。迨明日領聖體時。果有二奧斯帝亞入口。不勝欣感。自此而後。熱心愈甚。恒以己神上騰。仰結上主。主亦愈加寵愛。賜以先知隱事。能行聖跡。故化人亦衆。未幾遂獲福終。夫由此聖傳推之。凡罪人而能爲聖人。不亦賴乎賢司鐸之董責哉。

第二十二首論聖體本意

問聖體謂何。答聖體者至高至妙之聖事。因司鐸所出之語
卽於麵形下。藏吾主聖身。聖血。聖靈。與天主本性。於酒形下。亦
藏吾主聖血。聖身。聖靈。與天主本性也。所謂至高至妙聖事者。
是因其他聖事。惟賦聖寵。而此聖事。乃涵聖寵之大源也。所謂
司鐸所出之語者。是因成聖體之言。惟出於司鐸之本權也。所
謂麵與酒之形下者。是因惟麥麵餅與葡萄酒。可爲此聖事之
本質耳。所謂全藏吾主二性者。是因聖語之本效。一則直而成
一乃從而有的也。蓋當聖麪聖酒之時。聖語方出。而麪卽成耶穌
聖體。而酒卽成耶穌聖血。是乃聖奧自然之道也。然耶穌聖體。
取譬訓蒙

乃有血之體。而耶穌聖血不在聖體之外。是故聖語方出之時。一則直而成聖身。從而有聖血。一則直而成聖血。從而有聖身也。且耶穌聖身。活以聖靈。合成人性。而耶穌人性。結合天主本性。不克須臾相離。是故一有耶穌聖體聖血。亦有耶穌聖靈與天主本性。并有聖父聖神。因天主本性。不可不全也。由此觀之。耶穌聖體。適如寶匣。惟是外金而內藏無價可比之寶玉。可不尊崇乎哉。

問吾主受難前。立定聖體。本有何意。答吾主耶穌。正當是時。而立聖體。意欲格外發顯愛人之情。因聖體實是吾主愛人

之至意。又欲苦難之恩。永念不忘。因聖體亦是吾主受難之表
記。猶如顯宦終時。贈寶物于良友。豈非欲已友常念不忘。以敦
故人之交誼乎。

問。立定聖體。又有何意。答。天主造化萬性之大主。創造食物。
品類不一。是欲養育吾身。增賦身力。以補氣力之衰弱。而保形
性之生命也。天主創立聖寵之大原。建立聖體。爲吾神糧。是欲
養存吾靈。又增神力。以補私慾之所損。而保聖寵之生命也。從
知養身之形糧。自當屢次享用。而養靈之神糧。亦不可罕用。爲
是。

問、立定聖體。又有何意。答、天主保存萬性之大主。造化藥性。品異類分。本欲療治吾身已染之病。而預防其未累之疾耳。天主育存聖寵之寶庫。立定聖體。爲救吾靈之法。乃欲醫治吾靈私慾偏情。而預防其未累之罪。從知多累惡習之人。屢當善領聖體。以息惡習之火。以絕復犯之禍。

問、尚有何意。答、聖體聖事。增加超性聖寵。較他聖事。遠絕殊甚。又習超性聖德。其裨益于神靈也。豈小補哉。蓋善領聖體者。卽發信德。以信聖與所蘊。又發望德。以望聖事之妙效。又發愛德。以愛聖愛之本原。又發欽崇之德。以欽拜至尊之大主。又發

謙遜之德。以承認至卑之罪人。從知善領聖體者。實如有識商人。貿易得法。利息甚多。財帛堆積盈箱矣。

迹

茲述聖蹟。足徵聖體中。實涵聖血也。昔有雅飛加黑人。肆其憑陵之志。往侵斯把義國一城。其時城內兵將僅有千人。見敵衆勢強。自知不敵。皆思告解。以備終禮。然時旣倉皇。得告解者。僅有將帥六人。明日清晨。詣堂與彌撒。將近領主。寇竟忽然而至。鐸乃輒祭。敬歛聖體於聖布中。藏諸石下。六將速卽出堂。率衆往戰。幸蒙上主神佑。獲大勝焉。敵寇遂散。將士等不勝歡欣。入

堂謝主。是時鐸德敬解聖布。卽見聖布鮮血淋漓。衆人大動于
心。合聲謝主。不料敵人於此。竟乘其不備。猝然而至。將帥等旣
知聖布之奇蹟。實爲主佑之證。爰請鐸德以此聖布。顯示於衆。
壯軍士之膽。果爾。將士於戰陣中。皆奮不顧身。抒其精勇。敵見
銳不可當。皆思逃潰。其時敵寇死者甚衆。流血遍地。軍士旣獲
大勝。不勝歡忭之至。深感主恩。大難旣平。將帥等群相諍論。皆
欲以此聖體聖布。拱於本地。衆議紛紛。莫之能決。卒以閩取之
法。爲定衆志。閩於作祭鐸德城中。拱茲聖體聖布。然而衆志仍
然不服。乃群相議曰。當取一馴驢。拱聖體聖布於其上。憑已前

行。其止之地。卽主選以拱聖布之地也。衆皆曰然。於是策驢前行。驢所經之地。司教與諸信友。執燭恭迎。或以鮮草投前。以誘驢止。冀拱聖體也。然驢不貪食。仍前行。直抵鐸德城中病院。於此遂止。驢旣止。似伏叩主仁而亡矣。從茲各方司鐸。與諸信友。齊來瞻拜。旣申奏教皇。和排諾第四位。教皇多頒大赦。以顯主仁。旨下國王臣庶。來此拜禮者。絡繹不絕。嗣後總皇加祿。亦至於此。親見此聖體。歷時已三百三十年之久。尚未損壞。卽此聖蹟。益增信德云。

第二十三首論聖體蘊奧

問司鐸出言以成聖體。其言有何神力。答存麪形而滅麪體。存酒形而滅酒體也。卽其麪雖有麪味。麪色。麪嗅。麪狀。然無麪質。質是吾主聖體也。卽其酒仍有酒味。酒色。酒氣。酒形。而無酒質。質是吾主聖血耳。古經有跡云。天主方罰瑣多瑪之時。命洛得與妻出城逃奔。不許轉首顧城。其妻反命後顧。卽罰之化成鹽體。當是時。旁人望之。無非洛得妻之形狀。而實則惟鹽體矣。蓋天主一命。頃刻變化。此乃聖體聖與之譬喻也。

問麪酒形下。吾主全體否。答全體也。卽或聖凹斯帝亞。分爲百塊。每塊內亦涵吾主。亦全體也。質如鏡碎爲百塊。每塊亦畢

照爾像。何則。蓋吾主耶穌在麪形下。乃有榮福之體。而榮福之體。在麪形下。猶如吾人靈魂在肉身內。四體百肢。無所不在。在此亦在彼。全在此。亦全在彼焉。

問。天下各處有聖體。吾主人性。何得一時而在此在彼乎。答。天主全能。無所不能。昔有聖人。一時亦在二處。如聖安多尼。一時在依大利國講道。亦在巴都加國濟助人。聖沙勿畧。一時在大船撫慰舟師。亦在小船堅勵水手。噫。聖人依天主全能。亦有如此妙蹟。何況耶穌聖體乎哉。

問。吾主降于麪形。離乎天否。答。不離乎天也。蓋仍在上天。而

降下地。且降于此。亦降于彼。而不論何在。全體在焉。譬之孩身。初長一尺。而其靈魂活動之。孩身漸長二尺。而其靈魂依然動活之焉。不伸不縮。未離一尺之身而已。及于二尺之體。且全在于彼。全在于此。而不論何肢。全體在焉。

問。吾主在麩形下。存至何時。答。吾主在麩酒形下。實如銘像于水。水不化。像存。水一化。像遂杳矣。聖體亦然。麩酒形不壞。吾主常在。而聖形一噫。聖體隨而不在矣。

問。凹斯帝亞。或大或小。領之有異否。答。領之神效。無以異也。且或惟領凹斯帝亞。或兼領聖血者。神效亦無異也。猶如濟貧。

或以當十錢一文。或以當五錢二文。不得爲異。其益均也。

迹

茲述聖蹟。聖體之眞。亦明證於水族也。昔斯把義國中。有一鐸德。拱聖體於聖爵。詣一市鎮。送於本會信友。然欲至是鎮。必先過一河。因天連日陰雨。河岸殊滑。河水亦大。鐸偶失足。墮入於河。身寒衣濕。又在其次。遺失聖體聖爵。事非小可。鐸旣幸救起。卽赴近鎮。以示於衆。衆聞之。奔趨河畔。設法覓聖體聖爵。頃之。聖爵遂獲。然啟視之。則無聖體矣。衆在河邊。徘徊觀望。見二魚游泳來前。徐至河畔。啟口以示於衆。衆見二魚口中。各啣一凹

斯帝亞不敢自取。爰請鐸德敬收。鐸德至見魚口確有聖體在焉。欣幸無已。魚見鐸德既至。儼似明知鐸來取。並貫徐行。近至鐸德之手。鐸德伸手取之。乃見與斯底亞毫無濕痕。殊深歡感。魚見聖體既至。鐸德手中悠然而去矣。由是鐸德恭奉聖體。士民各執火燭。排隊前行。盛禮煌煌。敬迎聖體。抵鎮卽供聖體於茲。群相叩禮。彌昭感激之忱。而此聖體歷年猶存焉。奇哉斯蹟。上主既借水族以還。又保麩形不壞。斯皆證聖體之真焉耳。然而尤可異者。巴多加地有一賣酒者。家畜一犬。色雜。欽敬聖體。直歷二年之久焉。蓋凡遇鐸送聖體於病者。犬亦隨之而行。

途中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儼似輔禮者焉。一日聞鈴聲。卽知鐸送聖體。迫欲追隨。奈時已夜而門已閉。主人不肯開之。使出。犬卽旋行室內。憤懣狂鳴。幸後遇一僕隸。犬卽嚙其衣。拽至戶。僕憐而啟之。犬卽趨前。侍從聖體而往焉。又一日從鐸送主。路遇一人。肆然而臥。犬卽趨其側。發巨聲以醒之。又左催右迫。以起之。宛示以敬主之意焉。待是人肅然起敬。猛勢始止。一日鐸捧聖體。將出堂。犬卽趨堂俟候。見堂門有一惡婦。怠漫不恭之至。犬似顛狂之狀。趨至其前。近將嚙之。婦卽醒悟。速卽跪下。拊心悔罪。犬猛遂止。又一日途中從鐸送主。見一乘馬者。顧盼自雄。

與鐸肩摩而過。見聖體竟不下馬。以抒誠敬。犬奮發躍起。欲嚙之。奈高下勢殊。苦於不及。反被乘馬者。怒鞭之。犬足重傷。流血淋漓。步行如跛。家僕憐之。急設法欲爲醫之。犬不顧而行。待送主畢。回家。然後聽彼醫之。此可見其敬主之彌殷矣。且後又從鐸而行。人皆知其隨從聖體。欲試之。爰以美肉投其前。犬二次嚙之。幾經臭之。終棄之而行。隱示人以既已從主。不可復有所戀焉。更有甚者。建立聖體日。是犬在堂敬侍聖體。直有十二時辰之久焉。倦則暫歇於聖臺之側。勞則徘徊於聖殿之中。又一日。在堂中聖樓上。倏聞鈴聲。犬卽倉忙欲下。奈門已爲司堂者

所閉。故欲出不能。犬卽奔馳聖樓上。恂恂而鳴。躍躍焉欲自空中而下。司堂者憐而啟之。犬卽隨從聖體如常。由是思之。可見其敬主之彌忱焉。敬主之彌久焉。嗚呼。奇矣哉。主蓋藉之。欲世之不敬聖體者。以愧以勵焉。蓋大本無知。然欽敬聖體之忱。一若靈而有知矣。可以人而不如犬乎。

第二十四首論備領聖體要法

問爲領聖體。何如預備。答預備之法有二。一則至爲緊要。毫不可已。一乃大利益。亦不可忽。蓋如一人起行。航海遠往。必須預備大船與食物。其預備殊爲緊要。無船無食。焉能安止所

適乎。若論被褥等物。本非萬萬不可已之物。無之。亦可渡海至岸。然有之爲最妙。免路上寒冷難卧之苦也。

問。預備要法爲何。答。農夫願得秋收豐盛。奈田內野草荆棘蔓生。野草荆棘。自應芟去。始可散布嘉種。此理明矣。吾靈田也。野草荆棘。大罪也。領聖體。納嘉種也。然則願領聖體。先去大罪爲要。是故有大罪者。勢必要妥辦告解。始能妥領聖體。不然。卽爲冒領聖體罪中至大至重之罪孽耳。

問。告解後。又記大罪。可領聖體否。答。倘有大罪。解罪中忘而不告。解罪後。偶而醒記者。速往補告。而後領聖體可矣。先領聖

體而後補告亦無不可。何則。因妄辦告解種種大罪。無不宥赦。解者忘者。亦非赦除。是故告解後所記之大罪。已爲赦除。不往補告。而逕領聖體。亦無不妥。雖然。未告之罪。仍有告明之分。是故待下一次告解。自當告明。而不可疎忽。若當下一次告解。故意不告。告解卽不妥也。

問。預備要法又何。答。非臥重病者。又當守空心齋爲要。所謂空心齋者。卽自半夜直至領聖體之時。滴水粒食。不可飲食。若稍有飲食。雖忽畧非故意者。已非空心齋。不可領聖體也。猶如白衣累墨。卽失意故。已失原潔。已無可奈何耳。所謂臥重病者。

卽重病已至將終之危。不必守空心齋。飲食之後。仍可領聖體。也是爲臨終聖體。

問。不守空心齋。竟敢領聖體者。有大罪否。答。有大罪。蓋皇上御駕田家。農夫必然修飾蓬廬。不致失敬。干犯褻瀆之罪。今吾主降臨吾心。自宜寅恭恪敬。修備內府。是故聖教嚴命。守空心齋。意欲吾人以敬心以克苦。預備領聖體也。由此觀之。領聖體之日。特要留心。淨面漱口之時。亦不可故意咽下滴水也。

迹

茲述聖蹟。可知身負重罪。而敢領聖體者。被主嚴刑也。在昔斯

把義國中有一豪富之人。素與他人有隙。久懷仇恨。後得一病。沉重不愈。其家人特邀耶穌會鐸聽彼神功。鐸德至先勸彼修和。誠悔定改。富人曰。唯唯。卽囑書辦代寫修和之約。無忘舊好。永不記仇。鐸見富人肯恕冤仇。特書和約。卽信以爲實。旣而聽彼神功。寬然賜赦。又許領主。危哉富人。徒以虛言示赦。僞書和。而恨猶在心。果可領主耶。富人自昧良心。甘於自棄。當鐸德送聖體至。竟啟口領之。未幾病日增。氣絕而亡。聽解之鐸。私心竊喜。以爲彼旣真悔定改。爰告領主。升天何疑。家人亦皆料渠善終。盛禮開喪。葬於堂下。深宵。人皆靜卧。斯時有二巨人。各執

火炬至鐸德門擊之遂入曰起無懼從予行鐸戰慄殊甚未識何事勉從之至堂門二人以聖堂之鑰授鐸啟門遂至富人葬處厥尸從命升出自張其口二人曰彼既冒領聖體已墮地獄而聖體尚存於舌當取而藏諸聖爵鐸既從之而行一人舉足擊地甚重地與尸俱陷矣至旦成一大穴存以爲證鐸德既藏聖體於聖爵一人又執火炬護鐸回院抵門倏然不見矣。

第二十五首論備領聖體良法

問預備良法爲何。答聖體名謂神靈之良藥所以領聖體預備靈魂當如服藥備身然服藥者願得全效卽前日安歇少食。

而將領聖體者亦宜前日格外心靜多加苦功爲是聖類斯習用三日爲備領聖體而聖達尼老自幼習守大齋不畏年少力弱惟望得聖體之神效也

問預備良法又何答夫領聖體之日於吾實爲至大慶喜至大瞻禮之日所以預備領聖體該如堂內備行瞻禮家內備舉吉辰不異今備行瞻禮何如首刷塵揩淨後用花修飾而預備領聖體亦宜如此不特以消去大罪爲足卽小過之微塵亦宜加謹刷去後乃以聖德之精修修飾已靈靈乃華美勝于鮮花可人也

問當修何德。答聖額我畧傳云。昔日堂內。副祭謂領聖體者。曰爾等懷信德來前可也。從知預備領聖體。特發信德爲要。卽當全心堅信于麪形下。藏有吾主真體真血。人性聖靈與天主本性。如眼見一般。卽捨性命爲證此道。亦所甘心。蓋如此信德。甚中天主聖意。猶如一臣。不顧死活爲保皇上所出之諭。如此忠心皇上必然甚樂。

問又當特修何德。答昔日副祭囑友又曰。爾等懷畏心來前可也。從知預備領聖體。特宜自愧自悔。謙已畏主。蓋吾何人。而敢領萬王之王。天地之大主也。吾灰也。塵也。屢次得罪天主。應

受獄苦。而今天主親臨。結合吾心。吾心超乎上天之榮福。若此而思。其羞愧。其敬畏。宜何如大。宜何如深哉。倘有謀反之人。蒙皇上恩赦。又朝王侍宴。初見王上。其心何如。况吾獲罪于上主。不一次而止。不一類而足。吾今領主。吾當何如。聖女達巴濟。前領聖體之時。內覺畏甚。懼地崩裂。吞下。聖女如此。吾乃何如。必
要深心自悔。甚覺自卑。自污。勵其愧赧之心。覺于內。顯于外。端
然來前。始可領聖體也。

問又當修何精德。答昔時副祭回顧教友。又曰爾等懷愛德
來前可也。從知預備領聖體。更宜熱愛天主。切願領主爲要。噫

造化天地大主宰。屑降于罪人卑污之心。如是仁愛。可不以愛
還愛乎。諸德諸福之寶藏。屑降于毫無微功之罪人。如是大恩。
可不切望切願乎。倘有皇上。請農夫陪宴。農夫之心。熱愛何如。
倘有窮人。多日不飲不食。渴餓之心。懇切何如。今天主真如設
盛筵。而吾真如饑渴之人。可不熱愛之至。渴願之至乎。

迹

茲述聖蹟。以顯切望領主者蒙主優錫。如願以償也。昔在西方
有一院。隱修所居。院中有聖帥那諾。爲院長。掌理諸修士。隔海
有一善女。勤務神功。無如是地無錢。欲領主而不得。於是修女。

繡一祭披。錦花燦爛。既成。欲送隱修院長。無便。善女恃主聖祐。以祭披藏諸籃中。上加一書置之河中。畫一聖號。籃自河達海。直至修院。院長此時正在默想。主默啟之。乃出外。至河畔收之。開書後。知是女姐欲領主。遂蒙上主默啟。藏聖體於聖龕。置於籃內。浮河渡海。漸至聖女之河畔。聖女卽出。敬收之。乃得領主。由是思之。主之報施善人。果何如哉。

又有一隱修聖女。加納拙。勤於事主。主亦日加寵眷。賜其神目。親見厥地聖堂頂上。巨火焚燒。火舌直衝霄漢。而聖帥那諾所居之聖堂。尤甚。是卽前所說隱修院長也。堂頂火舌衝天。皆以

表聖體仁愛之火耳。聖女既見之後。心嚮往之。蓋居於本處。不
便領主。既承主牖。卽舍此適彼。步行海面。既至隱修海島。主卽
于默想中。默示院長。老院長遂出。賓迎。問曰。來此何爲。答曰。予
承主牖。來與爾修士。同分誦禱之功焉。長者答曰。予焉能許之。
余院乃隱士所居。非女子所得入也。聖女曰。余蒙主賜予特恩。
乃得至此。何爾拒而不納。我所求者。惟賜此海畔偏隅。容余棲
止。得遂領主之願焉耳。長者曰。否。此島波浪衝擊。危地也。烏可
托足於斯。聖女曰。余承慈主輔翼。有何畏焉。沒後。乞葬於斯。願
已足矣。斯時老院長見聖女。猶立於海面。深感其盛德。不片悉。

如其所請以許之。旣而送彼領主。聖女遂伏地叩拜。啟口受之。熱衷契主。莫名愉快之神。主欲報其功德。卽於此時。收其靈魂。上升天國。院長如其言。率衆修士。恭葬於海畔偏隅。以後凡怒濤猛浪。不衝其墓。主蓋欲彰其盛德也。後之鑒者。亦將有感於斯。而發其熾愛。以領主也夫。

第二十六首論感謝聖體善法

問。領聖體後。該當何如。答。比之大臣臥病。皇上降臨看顧。大臣何如。初則作敬。以認皇上高位。繼則駭奇。以奇皇上謙卑。後則感皇恩。謂下臣何幸及此。卒則奉獻薄物。微表悃忱。今吾人取譬訓蒙。

領聖體後。亦當照式。始當敬拜吾主。認爲吾天主。造我救我判
我大主宰。二當駭奇天主無窮仁慈。自至高而降至卑。何自卑
如此哉。三當極口謝恩。其恩浩大。永不可忘。四當敬奉所有。合
於吾主苦難苦死之大功。全獻天主。

問。領聖體後。又當何如。答。三德誦以外。特宜懇切痛悔。爲是
蓋如敗子。獲罪于父。而仍得慈父之眷寵者。良以內覺深恨前
非。懊悔不肖之大罪耳。而吾種種獲罪于天主。仍得天主降臨
之大恩者。豈不當心如裂碎。痛悔前日之昏迷乎。

問。領聖體後。又當何如。答。急需求恩爲要。蓋求天主之時。莫

如天主在心內之候。猶如啟奏皇上。莫如皇上駕臨之時。最爲合宜。所當務求之恩者。有急有緩。急者係于神靈。而係于神靈者。有爲生前。有爲死候。無非甚要。生前至爲要者。有二。一則堅存聖寵。永不離靈。而偕聖依納爵云。弗許我離背。蓋我實如嬰孩。若母手扶。嬰孩可立。或母手少離。嬰孩卽仆于地。一則真心聖愛。以熱愛天主。而偕聖奧斯定云。望以吾淡。易爲切愛。蓋我實如頑獸。遂從賤物。忽棄珍寶。死候所需者。亦有二。一乃上等痛悔。一乃至聖善終。俾之生前諸恩。接受死後永福。若論肉身之恩者。緩也。微也。求之亦可。然當悉照天主聖意。求之始可。因

斯恩于我永遠之事。益乎損乎。吾不知。天主知也。然則天主賜不賜。皆照聖意而已。益則賜。損則不賜。猶如病人貪食一物。訪之醫生。皆照醫生所見。醫生以爲不妨。病人願食。否則病人必不願食耳。蓋病人所欲。惟療病而已矣。

問欲謝主恩。當獻何物。答首獻吾主。苦生苦終。聖母善行善功。爲最。蓋惟如此功德。足中天主聖意故也。次乃宜效老圃。倘見貴客進園。必以園中產菓奉之。而吾本園所生無他。愆過差失而已。是故七克中。獻主一克。或克舌言。或克目視。或禁心中忿怒。或行外面苦工云云。皆能喜悅聖意。可不慎行乎哉。

問爲謝主恩。當用幾何時候。一答至少一刻。斷不能領聖體後。未幾而他適也。蓋嘉賓方至。不當晤談一時。以免訣然速別之謬乎。所謂至少一刻者。因有虔誠之友。又望一臺彌撒。爲謝聖體之恩。且于終日之間。特檢己心。更加善工。畧效聖類斯。以保聖體之神效。

迹

茲述奇蹟。可知領聖體後。彌深歡感者。主亦眷戀而褒揚之也。昔聖多明悟會中。有數聖女。熱衷領主。獨得神恩。一名老撒。當領主時。旁人見其面紅。如火焚炙。大發輝光。且有聖哲。親見其

取譬訓蒙

下卷八十一

面金光四射。莫之能視。如偶爾視之。目眩首暈也。聽解之鐸。心殊訝之。問其從何發此輝光。答以領主之候。心如太陽燦熱也。是後有鐸明證。送聖體時。手近其唇舌。卽覺炎熱異常。不可嚮邇。故速送之。以免炙手之痛。又一聖女。名高郎白。自幼嘉言懿行。純心契主。渴領聖體。無時或已。年方及笄。領主後。常覺神怡。心曠。壓飢靡窮。勺水不飲。微粒不進。如是者七年。人間是蹟必疑。以爲人非木石。詎無飢渴。然理其靈之鐸。已深訝之。而親問之。且親證之矣。蓋詢彼何能如此。聖女對曰。余旣領主。卽覺余靈飽飫。於塵世之物。絕不營求。且亦不飢不渴。何食之有。何飲

之有。又曰。鐸旣深訝焉。而不知其何似。余竊爲鐸伏祈上主。俾得亦覺其境也。迨耶穌聖誕良宵。聖女同衆修女。共誦夜經。卽懇祈天主。賜以本鐸。親嘗此味。及時鐸舉行彌撒三臺。俱覺愉快之至。且也。鐸於是日神旣飫。口腹亦饜。緣之一日不食。而亦無飢。聖女於明日。遂謁是鐸。而謂之曰。鐸旣親嘗之。何怪乎余之先覺也。鐸於是益傾服聖女焉。夫神味濃。則世味淡。伊古以來。聖賢所篤信焉。觀此聖蹟。乃知不僅淡夫世味。直棄夫世味焉。可知耶穌聖體。乃人之真糧。食之者永無飢渴。惟淡漠以領之。斯不覺其驗耳。

第二十七首論勤領聖體大益

問勤領聖體有益否。答大有益。蓋勤領聖體。是中吾主立聖體之本意也。聖經云。昔有大君。欲顯朝榮。卽設公筵。一百八十日之久。請諸大臣來享。七日之久。又請衆百姓。隨意飲食。當是時。國人欲中上意。擁擠來享。王恩若有。甯愛本家蔬菜。輕忽朝廷珍宴。自然君心不悅。而大震義怒矣。今諸王之王。以己本體本血。諸恩之泉。萬寵之源。設列于人。准人類來敬領。而人頑硬。甯逐世上賤物。不重天神之神糧。是何傷吾主之聖心。負上主之宏恩哉。吾友旣知吾主之意。必不畏諸艱難。願得勤領聖體。

之廣益耳。

問勤領聖體。又有何益。答補神力。而永存神靈之命也。蓋如身力漸耗。必當勤用形糧。以補其力。延存性命。而神力爲淫火漸衰。亦當勤領神糧。強其神力。爲保聖寵生命。明甚也。是故聖經云。人食此糧。必當常生。而聖撒來斯自云。我引領友靈有年矣。自覺固其善。免其惡。莫如勤領聖體之善法耳。

問勤領聖體。又有何益。答治偏情。防神病。蓋如妙藥。屢服之。漸散原病之毒氣。預防復病之後患。而耶穌聖體亦然。屢領之。淫火漸息。偏情漸滅。靈魂惡習均改。用可免罹大罪之凶惡矣。

是故聖依納爵云。免犯大罪。本係勤領聖體之奇效也。

問。勤領聖體。又有何益。答。整備兵器。攻敗神仇也。蓋吾靈有仇。常攻常襲。至死不休。勤領聖體。如備神兵器。而魔誘自易退也。是故邪魔千方百計。阻人勤領聖體。不異將軍攻敵。乘敵不備。攻襲之時。忽然襲之。攻克易耳。吾友于私慾猛作。邪魔烈誘之時。更宜善領聖體。堅固己心。以敵魔害也。

問。勤領聖體。又有何益。答。煖熱吾心。便行積德耳。蓋如冬至時行路。身冷異常。寸步難前。而或近火一烘。滿身覺煖。遠行何難也。今吾心甚冷。難行修德之途。若領聖體。聖體如火。煖熱吾

心。而吾便走天堂之路。德與日臻。直至諸德之源。永享天主永福。

迹

茲述古跡。明顯人能善領聖體。卽滅慾情。而葆貞潔也。曩時意大理國。有一少年。邪情日熾。難葆貞修。一日問于友曰。予娛聲色。歷時已久。然自反多慚。於心難安。何法可治。友曰。其惟擇配乎。婚後慾火可息。得免罪戾矣。從之。奈婚後不久。而妻已亡矣。從此慾情復作。無能自禁。乃往見一鐸。語之。故鐸曰。余有一法。能葆爾貞。爾其慎聽之。毋忽。人過欲存理。法莫善於勤領聖體。

取譬訓蒙

下卷八十四

爾果能勤領聖體。爾貞可葆無慮焉。少年從之。嗣後屢次領聖體。久而罔懈。卽覺邪慾日消。以至熄而不作。已心遂安。前憂盡釋。有時欣喜無似。親語人曰。余前日誠愚甚矣。使早知神醫如是。何敢犯如許重罪。亦何敢成婚哉。其言如是。凡欲熄邪慾。未得其妙術者。庶幾聞之而領聖體耳。庶幾善備己心。而勤領聖體耳。蓋聖體中。神力彌增。自能助人嚴絕邪情。善領之。而其效遂彰。頻領之。而其效益彰耳。

第二十八首論敬拜聖體

問。到堂敬拜聖體。有何合宜之分乎。

答。良友在獄。爾不宜往。

顧乎。若或爾欠人債。本宜受獄。斯友憐爾家寒之患。代受囚刑。爾可不往。顧慰之。竟安然家居乎。今吾主常住聖體龕內。誠如獨住監中也。然彼何人斯。又何故如此。豈非爾至密之友乎。非爲爾如此乎。如此。爾可不往拜聖體乎。吾主嘗命聖女達巴濟。一日當拜三十次。聖巴爾日亞事。雖叢煩。而一日拜聖體七次。爾乃何如。

問。到堂敬拜聖體。有何悅樂之情乎。
答。良友聚首晤談。悅樂甚矣。而相離之時。自覺悽惻。若爾善拜聖體。虔心向主祝言。必覺神樂無比。神和心泰。莫可名也。聖女達巴濟幼時。未可領聖

體曾有此驗。蓋其母方領聖體之時。小女近侍。不忍少離其側。問之何爲。答曰。聖體甘馨非常。近之欣悅。不可自勝。實在下土。而似登於天焉。

問。到堂敬拜聖體。有何裨益乎。

答。大臣朝廷敬拜國君。必中

王意。而得寵眷。自有高爵厚祿之益耳。今爾屢次往拜聖體。亦然。吾主豈不重憐爾意之誠。而生前死後。酬報忠僕之微勞乎。問。何如當拜聖體。答。近堂點聖水之時。當發真心痛悔。後乃跪下。俯身敬拜聖體。卽發信德。篤信於麴形內。真有吾主聖體聖血聖靈。眞天主亦眞人。願捨生命。以證此道。又發愛德。切愛

天主萬有之上。思其全善。自爲諸善之大原。又發望德。卽望吾
主仁慈。因其受苦受難之大功。賜爾生前聖寵。死後永福。永謝
永讚于無窮之世。繼乃感謝吾主。因愛吾人。常在聖體龕內。實
因愛爾幽囚。遂求所需之恩。或己所需。或人所需。俱托吾主聖
心。望不棄崑所托。卒乃神領聖體。俯身敬拜而出。然人離宴時。
每有意未幾再來充飢。而吾出堂之時。亦當如此。立定志意。一
有閒暇。將必復來。再三再四。敬拜聖體。

問何謂神領聖體。答神領聖體非他。切願契合而已。切願聖
體。實降臨心中。而渴願之意。懇切殊甚。契合吾主。猶如實在心

內而結合之情密以加密。是爲神領之簡意。而論此功之神效。實筆舌難述耳。何則。蓋人之善願。吾主所喜。而善願中莫如結合吾主之切願也。是故曾有賢友。方發切願之時。而聖體自祭臺上。飛至心中。不止一二次也。由此觀之。神領聖體之法。吾友自當嫻習。蓋寶領之恩。不可隨意。而神領之效。不論幾次。惟隨己便。而如此神效。裨益神靈。不可名也。

迹

茲述軼事。可知切願領主。而有所阻者。主特顯一聖蹟。以償其願也。昔在聖多明悟會中。有一幼女。年方十一。德基已固。每欲

領聖體。鐸以年幼辭之。再待數月乃可。繼升天瞻禮日已屆。幼女冀領聖體。其心彌切。鐸仍辭之以異日。幼女雖從長命。殊非得意。見修女領主時。敬跪堂隅。聖體愈近。愈加欽敬。愈深愛戀。迨衆修女領聖體畢。鐸德恭藏聖體於聖龕。幼女以切願領主而不得。緣之流淚。隱痛彌深。奇哉。幼女正當流淚時。聖爵自開。其中聖奧斯弟亞。倏爾飄出。止於幼女頂上。衆修女等親見。驚訝更深。鐸德亦見之。爰穿白衣。套領帶。持聖盤。往收之。聖體漸降。止於聖盤中。鐸仍欲捧之。供於聖龕。主於此潛啟鐸德之悟。默感鐸德之心。鐸遂以聖體送於幼女。目迎口接。心契神飛。愛

火時增不可自禁。遂泰然而逝矣。由是觀之。主正藉此以激勵吾人之愛領聖體耳。卽不得領聖體。亦當往拜聖體於聖龕中也。而敬拜聖體之法。莫善於聖方濟各波爾日雅焉。聖人生平。每日七次詣堂拜主。契以至熱之情。卽其他出。凡止之所。必進聖堂。久拜聖體焉。抑且往拜聖體。敬恭彌至。絕無東望西顧之態。且甫跪時。卽覺聖體之有無焉。或有火而無聖體也。必知之。或有聖體而無火也。亦必知之。其神至靈。心與主締。敬無或弛。故平居寢室。必隣聖堂而居。常向聖體而望。然則吾人領主。法幼女之熱愛拜主。準聖人之表率。始可耳。

第二十九首論冒領聖體

問冒領聖體何罪。答極大極重之罪也。犯國法之罪。重則重矣。而面辱皇上之罪。更大更重。遠遠也。非但褻瀆皇命。而更侮辱皇上之本身。其罪何其大哉。人犯大罪。卽犯誠命。罪已重極。何況冒領聖體之罪。褻瀆天主聖體。面辱吾主耶穌。其罪之重。豈筆舌能道其萬一乎。

問其罪重大。又顯于何。答冒領聖體者。強逼吾主入于污穢之所。佳于仇敵之中。褻瀆之罪。何其深哉。人靈有罪。有至污之污也。天主惡之厭之。莫可名言。而人冒領聖體。將天主逼入其

心中。人靈有罪。邪魔居之。吾主之仇。莫猛于此。而人冒領聖體。吾主逼住其仇中。褻瀆之罪。何其大哉。昔在呂宋。一童冒領聖體。忽覺內腑痛極。不異抽心挽胆。不禁出堂。路邊穢地。吐出聖體。始覺內安。從知吾主。嚮住穢地。不欲居于染罪之人靈。人可不慎之乎。

問其罪重大。又顯于何。答冒領聖體者。全違立定聖體之意也。蓋吾主在世之時。爲世人之故。苦身辱身。以至被釘于苦架上之地。是以立定聖體。欲人克恭克敬。修補其辱。且以榮雪其侮。而今冒領聖體者。非但不補不榮。而又以辱加辱。褻瀆之至。

吾主立定聖體。又欲養育吾靈。保存吾靈之生命。引至常生之所。而今冒領聖體者。非但不育神命。且死而又死。下而又下。下至永墜之危。是乃何如。不異王簡衛身之兵。而爾竟誘之謀反。王出濟民之愆。而爾乃以毒毒之。其罪其逆。何其大哉。何其重哉。

問其罪重大如此。天主何如罰之。答。謀殺皇上之罪。國律凌

逆滅族。蓋無刑可刑也。而冒領聖體。本為褻瀆天主本身之罪。世上無刑足刑。天主待至死後。嚴罰此罪。昔有盛德之人。在堂望彌撒時。適見冒領聖體之狀。天主適如羔羊。被拖被殺。天神

憂泣邪魔踴躍。奇甚。慟甚。呼吾主曰。吾主。何忍至此。主曰。爾毋奇也。冒領聖體之罪。至醜至重。世上無刑足刑。吾待死後罰之。雖然。生前之罰。亦非甚輕。蓋冒領聖體者。常覺刺心難安。實如服上刑者。常見刑具。設立目前。凜然畏懼。滿身顫慄一般。

問開四規。冒領聖體。四規全否。答不全。蓋冒領聖體。不足盡四規之分。教宗英諾生十一位。曾定此說耳。何則。因聖教會定四規之意。必欲教友得四規之益。而冒領聖體者。毫不能得此益故耳。猶如人父命兒出買書本誦讀。而斯人惟買邪書消閒。豈可謂聽尊長之嚴命乎。

迹

茲述聖蹟。可知人負重罪而領聖體。主實深惡而重警之也。前
法蘭西國一鐸耶穌聖誕日。詣堂作祭。路中遇人誘之。重獲罪
於上主。鐸輾轉圖思。竊自謂往祭罪更增而心愈難安。不往則
起人猜疑。而已罪恐露。躊躇久之。卒往作祭。主已深惡之矣。方
其首次舉行彌撒甫成。聖體聖血。遂有純白一鴿自上而下。置
喙聖爵中。盡吸聖血。又銜聖體。衝霄而去。鐸於此。群憂滿腹。衆
難寒胸。益思續祭。已無聖體聖血。輟祭。則適啟衆惑。實屬進退
兩難耳。而是鐸終於續祭。至領聖體聖血時。作領主狀。嗣後舉

行第二第三臺彌撒。所成聖體聖血皆爲白鴿取之而去。彌撒畢。出堂。卽趨修士前告解。修士見其深悔前非。卽命補贖而赦之。且承主牖。令鐸再行彌撒。是鐸從命。將念成聖體經。見白鴿復降。盡嘔前所吸之聖血於聖爵。盡還前所啣之聖體而去。鐸歡感無似。祇取一塊祭品領之。取少許聖血飲之。餘皆存以爲聖蹟之真據。洎乎彌撒畢。復詣修士前。陳明奇蹟。以揚主恩。淚下沾襟。以昭銘感。又求院長收入修院。院長見其志堅意決。遂收之。後立身砥行。綽有可觀。前後如出兩人。終於此修院之內。由是觀之。領聖體者。宜若何其修省。若何其審慎乎。蓋必洗心

滌慮。志潔行芳而後可。

第三十首論臨終聖體

問。誰當領臨終聖體。答。凡人于死亡之危。卽有極重之分。當領聖體。如重病將亡。或行遠路。或坐死罪者。此皆宜領聖體。譬之遠行之人。必備多物。以防不虞。人靈將死。一如啟行遠路。豈可不領聖體。以堅己心。而防諸仇之攻打乎。

問。將領時。該當何如預備。答。公法以外。又須有二。家人特宜慎之。一。倘知病人不知病重。理當告知。決不可懼其驚駭。竟不告。譬爾友出門。爾知某地有盜賊之險。豈畏其知之而懼。竟不

告乎。二當勸病人。惟承主意。主願我生。我亦願之。主不願我生。我亦不願。是乃甚愜主心。主以此故。曾賜數人多活數年。如一師長。見生遵命不却。卽免其罰已耳。

問。領後當如何。答。公法以外。又當謝主。生平所賜種種諸恩。又求賜爾真悔己罪。益加聖寵。以退魔誘。又當獻己所受諸苦。以結合耶穌之苦也。

問。此時又當如何。答。凡平日所交亂心之友。私愛之人。一併嚴禁入房。以絕罪機。以免魔誘。又當思己必死無疑。故前日逸樂等。一概斷絕離開。又當屢發信望愛三德。堅固己心。善用無

幾之時。如行路人。知天色已晚。步宜少急。俾無黑暗至家矣。
問。倘病人將危。不得領主。該當如何。答。懇祈天主聖母以外。
又宜求聖女巴爾拔拉。因于臨終。不得領主者。概求此聖女爲
主保。聖女本生自外教。幸聖神寵照。引入聖教。其父知之。忿怒
非常。卽執刀欲殺聖女。投奔他處。其父尋求再三。得之于山穴。
親送于官。官卽多刑酷虐。聖女志堅如初。其父更覺忿恨。求官
許已親殺。官允。卽攜聖女。斬之于城外。臨刑時。聞空中有聲曰。
凡人賴聖女而求恩者。莫不准允。

迹

茲述聖蹟。明示後世諸人。欲於臨終之候。得領聖體。先當於生平。敬求聖女巴爾拔拉也。茲姑無論聖達尼老。臥病時。求聖女。得遂領主之願。卽如他國善人。亦多有求之而得者。茲特援二事以証之前。在奧郎德國。一人名恩利格。素敬聖女巴爾拔拉。一日其房失火。火勢甚烈。四圍爲火所繞。欲出無從。故其身被火炎逼。死在呼吸。恩利格此時。明知無路可生。惟舉心目。懇求聖女。俾得領聖體以終。幸矣。正在求際。親見聖女忽降。以所披外衣拂火。而火遂滅。且親提恩利格。置之妥地。謂之曰。以爾生平。恒切敬余。故天主寬延爾命。得至明日。告解終。傳領聖體。而

逝是時親鄰齊來觀望深異其何自而得至今日恩利格明言其故且勸人皆敬聖女以得遂臨終領主之願既領聖事而逝矣。

又曰瑪宜國一人名勝比將值國亂之日被一侯監禁監中眾人皆斷食被禁者按日而亡不可勝數侯亦屢遣人巡遊禁處以知死者幾何役屢見勝比將命在呼吸然將死而不死者十有二日矣役怪而問之答曰余之不卽死者蓋余素求聖女巴爾拔拉使余得領臨終聖體也何以聖女已允而爾等尚未允之乎懇爾轉達侯爺遣鐸爲余聽解送主也侯聞之初不允繼

思欲其速死。乃遂其請。恩利格遂得告解。然未領聖體。故不卽死。役怪問以不死之故。曰。余未領聖體。領後卽死。役又通知此。候遣一鐸德送彼聖體。恩利格見聖體至。俯伏敬拜。啟口領之。不勝歡感。而卽逝矣。

第三十一首論領洗聖事

問。領洗爲何。答。領洗乃聖洗之禮。諸恩之門。最爲要緊。何謂聖洗。以表滌其神靈之污。何謂諸恩之門。蓋未得之。不能領他聖事。何爲最要。蓋得此恩。可上升天域。不得之。雖無本罪。亦不能享受天堂之福。

問領洗有幾等。答有三。水洗。血洗。願洗。是也。血洗者。卽捨己生命。以證真主。如昔日聖教艱難時。有多外教。見教友爲主。甘心失命。卽動心。隨從其表。願洗者。卽願領洗。而不得領者。惟真心悔罪。亦可以代水洗也。此三者。皆上升天國。所別者。惟以血洗與願洗。無神號耳。然則三洗之效。適如三臣朝皇。一則有皇上所賞翎毛。一則無之。

問如何可行此聖事。答當有三。曰質。曰言。曰意。是也。其質者。卽真水也。其言者。所定經文。念時不可錯誤一字。其意者。卽有意行此聖事。若無此意。卽非聖事。如置銀錢于貧人手內。而無

施舍之意。貧人自無其益。有此三件。卽此聖事。不論何人。皆可行之。卽外教人。亦可行之。

問代父母可不用否。答小禮則可。大禮不可。若大禮而無之。聖事固亦爲全。惟有大罪。若論代父母之分。代子女倘後不善。則有嚴分。訓之導之。又與代子女。及與代子女之父母。已結神親。故不得彼此結配。

問付洗是誰人之職。答本鐸之職。倘鐸德不在。當讓尊長。故無神品者。當讓有神品之人。女當讓男也。

迹

茲述聖蹟。可知血洗者。亦能成聖升天也。前在日多國艱難時。一六品副祭名亞卜駱。官已訪實欲拘而刑之。亞卜駱懼已難受劇刑。賂費肋蒙名優。裝已狀。順官命。拜土神。費肋蒙允之。乃服亞卜駱衣飾。亞卜駱髮旋拘至官。官名雅良。詢之曰。爾誠素敬天主者乎。費肋蒙對曰。視余衣已明證之矣。奚待問。官曰。今宜背爾所奉之教。不然。將戮爾以祭國神。天主此時特賜神恩。頓變費肋蒙之心。信奉天主。滿被聖寵。不畏世難。挺然對曰。余於衆人前。復證予言。予誠教友。不拜土神。官聽言。色沮。旁有一人。謂官曰。何不召名優費肋蒙乎。彼精音律。且善玩詭。如彼肯

來。庶可望其動心。畔棄彼主耳。蓋教中人從來多有因是而叛之者也。官從之。卽遣人召費肋蒙。徧覓不得。旣費肋蒙之兄至。署謂官曰。是誠予弟。費肋蒙耳。熟察音容。卽可明認。是官喟然曰。是誠名優。然如此玩戲。我甚不愜。費肋蒙曰。何謂玩戲。我言誠是耳。官疑信參半。語之曰。衆知爾爲優已久。子明告吾。毋隱。倘爾實爲天主教。予不能宥爾。費肋蒙當衆明言。至死信主不背。官怒。命役用刑。衆見而憐之。語官曰。是乃舉國名優。向娛樂吾人者也。奚爲刑之。官聞之。遂語費肋蒙曰。爾不聞衆言乎。不聞衆惜爾之言乎。已矣耳。速宜歌詠鼓琴。娛樂吾衆。費肋蒙舉

手仰天而祈曰。主吾天主。懇焚此琴瑟雅管。毋以此惑衆。叛棄正道。禱畢。天降巨火焚之。衆以告官曰。費肋蒙決意已堅。不可挽回。蓋服副祭衣時。已有此心矣。官於是知亞卜駱之詭術。怒甚。命拘亞卜駱。至署。命之叛教。答曰。予昔者畏怯退縮。詭計偷生。予今深悔之矣。甘受諸刑。終不肯主。二人直認不辭。官乃命役繫費肋蒙於一柱。對之而射。兵役如命。然所發之矢。皆不至其身。止於費肋蒙首上。如成一冕旒者然。兵役復命。官親往視。詎知止於費肋蒙首上之一矢。竟回射此官之目。而官之一目。遂盲矣。官見一目已盲。苦不勝言。遂求費肋蒙。以巫術爲救。費

肋蒙語之曰。非以巫法。惟以主能可救。待余死後。既葬。以予墓上之塵。置於盲目之上。卽愈。既而官命將費肋蒙。與亞卜駱斬決。既葬。官以費肋蒙墓上之塵。置於盲目。而盲目復明。然費肋蒙不僅愈其形目。且亦祈主愈其神目。緣之豁然醒悟。亦信真主。深恨前非。事聞於王。王遂召之來。雅良謂人曰。予今往。明知必死。且必死於何刑。死於何日。投屍海中。有一巨魚負屍抵岸。爾輩可至海畔收之。合葬於費肋蒙之墓。以冀末日。同得復活之光。齊深歡感。言畢。遂入朝。王命叛棄天主。雅良對曰。臣雖全受諸般劇苦。終不叛耶穌所立之聖教。王大怒。命投諸海。刑役

如命。雅良既沒。卽有一大魚負之而游。直抵海濱。聚如前言收之。敬葬於費。助蒙墓傍。由是觀之。人雖未領聖水。既蒙主全化其心。甘受諸艱而亡者。亦必成聖升天也。夫是之謂血洗也。

第三十二首論聖洗首效

問孩提無知。安得受洗。答孩提固無知。然而其身有疾。何以服藥。曰孩提不知。其母知之耳。知之而請醫醫之。一則除其毒害。一則免其死亡。今於付洗亦然。聖教會適如慈母。以己信德爲補。小孩不知。而以聖洗除其罪惡。免其永失天堂之福耳。

問領洗首效是何。答一去其原罪之污。一得聖寵之光。譬如

日出。一則消黑暗之夜。一則加萬物之亮。

問原罪何從。答天主始造元祖。男名亞當。女名厄伐。置之美園。名謂地堂。諸物全備。快樂異常。然天主欲其立功。欽主爲主。禁食一菓。一菓之外。俱隨意可食。然惡魔逆命叛主。罰下永獄。見元祖之福境。天生嫉妬。借一蛇形。誘厄伐曰。曷不食此菓乎。厄伐聞之。答曰。主禁之。倘食之。吾將死矣。惡神曰。爾誤矣。倘爾食此。將似天主。明別善惡。天主禁爾食之。惟因此故耳。厄伐信其言。取而食之。併獻于夫。亞當恐其不樂。亦食之。上主見其逆命。逐出地堂。終身受苦。不異惡臣叛王。王卽逐出朝廷。命加重。

罰。

問原罪是何。答原罪者。卽元祖之罪。傳于人人。以致吾人失萬福得萬禍之患也。請以喻解之。皇上賜一大臣世襲之恩。不料大臣頓生不良之心。犯命叛王。王聞之。大怒曰。何得如此。負恩太甚。必重罰之。于是追還始封之鐵券。革其官職。削爲庶民。流之遠方。不得還國。若是其子孫。亦終爲窮民。不得官爵也。明矣。而吾人亦然。倘原祖不犯罪。本能享受諸福。而原祖旣犯罪。後諸福已失。諸禍當受。而吾人皆原祖之後。皆服是罪之刑也。問原罪有何效。答大矣哉。原罪之效。本性超性之恩。倏然喪

失聖寵及信望愛三德與聖神七恩皆失去。安然無苦之惠俱
爲烏有。故靈魂私慾亂動。明司暗昧。不從正。趨下易而趨上難
也。肉身則有疾病寒熱死亡等患。此皆原罪之效也。噫。人逆主
人以下諸物亦逆人。身以內覺性逆靈性。身以外。賤物亦違人
命矣。原罪之效豈不大哉。

迹

茲述聖蹟。可知人有聖德。卽無靈之物亦聽其命。如原祖逆命
前有然矣。昔聖多明悟會有一修士。名瑪爾定。躬備聖德。多行
奇蹟。茲特述之。彼居理事相公之列。職菓蔬藥料。撞鐘等務。嘗

置雜食於櫃。群鼠壞而食之。爲時已久。同侶設法滅之。爰制一
器。不久遂獲一鼠。瑪爾定本性馴良。不忍傷之。故牽是鼠而謂
之曰。予受爾等之害。多且久。茲特命爾往告同伴。後毋得重來
是處。余憐爾等之飢。隨日給食。語畢。釋之而去。詰朝瑪爾定持
食往園。分於鼠食。鼠卽成群來迎。食之而去。衆咸見而異之。以
後每日給食。鼠無一敢入室爲害者。又在外庭偏隅。瑪爾定給
食於猫。犬然皆置在一盆。瑪爾定慮其性旣相殊。剛柔又異。易
生爭鬪。於是囑彼各食己分。無容越分爭食。猫與犬皆如命。然
尤足奇哉。猫犬共食時。適一鼠探首洞口。見猫在。不遽出。瑪爾

定見之卽曰鼠乎。爾腹誠飢。爾膽殊怯矣。余今憐爾。出與猫犬同食。以充爾飢。爾仇毋得害爾也。鼠卽出洞。與猫犬同食。猫不害鼠。鼠亦不畏猫焉。此非古今奇事哉。然而非值此也。一日園中聞鎗聲。見一鳥墮於地上。心竊憐之。急往欲取而醫之。鳥見瑪爾定至。拍翅欲飛。瑪爾定卽曰。爾苟欲愈。爾傷少安無躁。鳥遂靜以俟之。瑪爾定熟視此鳥。見一足已傷。速取藥拭之。又用綿包之。且又爲一巢以棲其身。旣而謂之曰。爾可安心處此。予日給爾飲食焉。如是畜之良久。醫之多日。鳥足遂愈。瑪爾定故釋之。然是鳥去後。似乎有靈而不忘恩人。故屢飛至瑪爾定之

頂盤旋而去。且有時特來顧視。似形感激。任瑪爾定手取。以供
玩好。絕無驚懼。有時集於瑪爾定之手。以取食焉。覩此奇蹟。可
知瑪爾定之德。有以感召無靈之物也。然更足奇者。瑪爾定職
司晨鐘。有時熟寐。易乎過時。室中之猫。必至其床。牽其衣。俾之
無失時之誤。由是觀之。人有聖德。雖禽獸亦從其命。則知元祖
無逆命之罪。萬物皆聽從人意耳。

第三十二首論領洗餘效

問領洗之效。又有何。答領洗之本效。乃赦除原罪。而首效以
外。卽通于諸他聖事之效。是加神號。如堅振神品。又加聖寵。如

他聖事。又救本罪。如告解聖事也。正如一人面容污穢。用水一洗。則污穢頓除矣。

問。又有他效乎。答。不但赦罪惡。亦赦罪罰。是故付洗後。不加補贖。猶如一人侮慢皇上。而皇上不但不記侮慢之辱。併救其當受之罰。然則一人善頌聖洗後。卽死。不過煉獄。直升天堂也。問。更有他效乎。答。甫加聖寵。而信望愛三德。與聖神七恩。卽隨之。如一犯人。皇上不惟免其罰。併賜其爵。皇上之寬宏。何如其大哉。

問。又有何效乎。答。免爲奴役。救脫于邪魔之權。人有原罪。皆

爲魔奴。而付洗後。原罪已除。故亦免爲魔奴。如昔回教攻擊信友。有多被擄。皆爲役奴。勞苦非常。晝夜不甯。是以聖教有人。設法救之。或用銀錢贖之。或以己身代之。領洗以耶穌聖血之價贖之。不爲奴矣。

問有嬰孩不得領洗。死後何往。答不得升天。亦不降獄。居于無苦無樂之境。脫免永罰。然不享見天主之性也。正如充軍之士。飲食不缺。寒熱可避。終不得回鄉。亦不得皇上之寵錫也。

迹

茲述往事。可見修士付洗。援救人靈。盡心竭力焉。曩時耶穌會

取譬訓蒙

下卷一百一

修士在南雅滿利敷教。漸有多人歸正。信從真主。然是地之民性最冥頑。俗尚強悍。又有奴隸。俾之食肥。殺之以爲大烹。其習俗之至惡者也。一日某鐸聞近方將戮一僕。以爲之食。聞而悲之。急往以救其靈。豈知傍人阻之付洗。無容供以清水。鐸旣至主人之家。卽食所帶之物。竊以爲彼見余食乾糧。雖野人無禮。猶將供吾一杯清水也。余卽可藉是以付聖洗也。奈主人之性至爲暴惡。豫喚僕人嚴命禁之。不令鐸付聖洗。意爲額荀林此聖洗食味卽不嘉也。修士見彼情甚冷落。清水難得。引身而退。默祈主恩。旋見一人以一水桶來前。鐸卽善與之言談。正言談

聞手持之拍。倏隕於水桶。此實有意。而若出之無意者也。此人
不以爲意。鐸遂與之別。獨往前處。偶乘一隙。入爲此奴隸。付洗
而奴隸於是得升天國矣。

又在山西省。有耶穌會二鐸。敷教年值大荒。人民待斃者。指不
勝屈。故有母不忍見其子之死。置諸道路者。亦有一母。秉性殘
忍。食其二子者。二鐸目擊時艱。傷心至極。雖不能救其形軀。切
欲救其神魂。是以徧處巡遊。周行四顧。凡遇將斃之童。爲之付
洗。救彼升天。一日。正遇一棄兒。身患惡瘡。面目黎黑。已無生機。
欲爲之付洗。苦於無水。傍徨瞻顧。見一婦攜水而來。鐸始欲求

水不敢。以彼既屬外教。未必卽肯也。既而膽氣漸壯。卽向婦求水。解渴。婦竟允之。鐸含水於口。而不下。速往爲兒付洗。付畢。兒啟目視之。似欲認識恩人。以圖報答也。一啟遂閉。安然而死。

第三十四首論堅振聖事

問何謂堅振。答堅振者。乃吾主所立之聖禮。以堅人信德。固人神力耳。卽用主教所聖之阿裡伐油。與巴撒抹香。擦於教友額上。作十字而言曰。因聖父聖子聖神之聖名。以聖號印爾。以聖油堅爾。夫聖油聖香。卽聖質也。擦時念經節聖言也。而行堅振者。本主教之職也。蓋如聖堂司鐸建之。而必主教聖之。人之

靈魂乃天主聖堂司鐸付洗立之而主教用堅振之禮以聖之也。

問堅振與領洗何異。答堅振與領洗如孩童與成人家僕與軍士一般。領洗如一孩兒方生于世身柔力弱不得任重。堅振後如已成人身強力足不得與少時同日而語。故此聖事名謂堅振。卽堅強之意也。領洗又如家僕已屬大父之家內。然而每日周旋家中不得建大業成大功。而士卒則不然。時有斬將搃旗之功。時有折衝禦侮之勳。故常居軍中。卽以勇卒之號。

問堅振有何效。答其效有三。一靈魂有勇兵神號。二又加本

來聖寵。三又得其靈堅強。易退魔誘。易勝諸患。卽爲主捨命。亦堅執不屈。故昔聖文尊爵嘗云。審判將近。假基利斯督立邪說。迷惑萬民。乃阻行堅振之禮。以致未堅振者。概受其騙。而已堅振者。志堅退誘。猶如穿甲兵卒。矢箭雖利。亦難透入。而堅振後。魔誘雖工。亦難搖感其志也。

問堅振之效。惟此乎。答。又得堅心之恩。不特易退誘感。併外人交議譏侮。皆勇退之。如不聞者然。盡觀宗徒乎。耶穌受難後。心甚恐懼。深藏室內。不敢離戶半步。迨聖神降臨後。心志堅壯。卽出門講勸。感化多人。嗣後分散四方。周行天下。捨生不顧。此

皆聖神之功。而堅振亦得聖神降臨。故亦能如是堅強。

問。堅振神效。如是何故。多人習蹈前愆。答。此非聖事無力。實以不肯用。不善用。不能用故耳。譬如帶甲之軍。或畏交戰之辛。勞而袖手旁觀。或少與相接。而不勇往直前。或手捧傷。不能持戟勇戰。是必敗奔而走。是豈劍甲之故哉。若於堅振後。不思退誘。不克力攻。或有大罪在靈。仍爲三仇所惑。而復蹈前非。豈堅振無效之故哉。

迹

茲述往事。定見日本信友。切望領堅振聖事。以堅固信德。不顧

捨命也。日本當時。聖教昌明。信友日繁。特其間。未經堅振者衆。切待司牧降臨。維時教宗。選耶穌會一鐸。素在印渡傳教。陞彼主教。遣至日本。俾教友得領堅振洪恩。途中苦況。筆難盡述。既至。見教衆熱心如熾。濟濟來前。環求降福。主教見聖化已浹衆心。遠勝於曩日所聞者。緣之喜形於色。淚濕沾襟。既而未堅振者。四方雲集。四千餘人。主教一一撫而祝福。無不如願以償。而於諸堅振中。有大家賢嗣。不遠四百餘里之遙。特來堅振。既歸。謂諸信友曰。今者皆享平康之福。絕無意外之虞。倘後日。陡起變端。國家禁奉聖教。請惠然示予。無使他人獨沾致命之恩。與

己無係也。卽此數言已可見其堅貞之意。樂于忘身證主矣。果也。主若欲酬其善願。特以運會之艱。試彼忠貞焉。承平不久。朝廷卽禁聖教。時有顯宦長子。名保祿。切冀致命洪恩。而又竊慮顯宦華貴。易動君王之戀。難沾致命之恩。於是設一善法曰。予苟削除余髮。狀與傳教之司鐸相同。彼必議戮而難宥焉。是念一起。卽令其僕八人齊去其髮。以彼皆已奉教。抑且皆願致命者也。旣思於八僕中。有一新奉教者。恐信根未固。難當致命之苦。招之來前。謂之曰。爾領聖洗未久。難受諸艱。反不如歸而靜待也。予爾銀錢。其速歸家。對曰。予領洗雖未久。然余心已堅。望

致命之恩。懇不遺我。於是保祿默無以對。卽伏跪誦經。禱畢。遂援筆寫書。交於父母。信曰。兒年壯力強。查明聖教正理。信之旣確。不可移動。將爲主捨生焉。并期吾親亦信奉眞主。共抵天堂等語。旋即趨赴鐸前行。總告解。洗心增力。其時又有許多淑女。久願致命。惟望刑加諸身。捐軀報土。因之不待衙役來訪。共聚於瑪利亞之室。以便受捕。而於諸女中。有一女向衆言曰。余恐被拘時。力弱難支。稍爲搖動。果爾。請拖余同往。助余一臂。得以剛強不屈也。歟。歟。休哉。何義勇之光昭若斯哉。安得胥今日之信友。堅心以拒大難。鼓以抵眞修。洵足稱耶穌之勇兵。媲美

於日本信友哉。

第三十五首論堅振禮儀

問。領堅振。何如預備。答。有二等。一乃緊要。一乃有益。爰辦神工。滌除罪污。是第一緊要預備。蓋聖事。分爲活者死者二類。死者。有罪亦可領之。聖洗告解是也。活者。惟無罪可領。如堅振。聖體神品婚配。不然。則犯冒領聖事之罪矣。堅振時。又當有領聖事之意。是第二緊要預備。蓋無意而領聖事。何能得聖事之效乎。夫不欲受爵。王必不賜。之爾不欲聖事之寶者。天主豈賜之乎。今論有益之預備。亦有二。一當明知聖事之益。如病人服藥。

明知其益。誠心服之。故聖會定無知孩兒。若無死亡之危。不得領此聖事。一聖振前。當行善立功。以備己心。蓋得寵之多寡。係爾預備之善否。不見田畝乎。倘于散種前。沛然下雨。散種更善矣。

問。聖振有何禮。答有二。一則用手掌臉。以表爲耶穌故。不畏他人凌辱。雖極可恥者。如掌臉亦甘受也。二用聖油。擦十字于額。表在異端外教中。不愧爲耶穌之兵。以證真主。故作十字于額上。使人易見也。如兵卒有功。皇上賜以巴圖魯等名號。必常書于旗上。顯置人目。以明勇于戰鬥之號。

問。聖質何物何解。答。阿理伐油。巴撒抹香是。蓋油又能滋潤諸物。又能撫治瘡傷。以表得聖寵潤澤其靈。減輕私慾之猛火。其香亦有二意。一當專心修德。使人發觀感之心。如香之馨香。使人樂嗅也。二是皆能存物不賤。以領堅振後。至死不敢犯惡。敗壞己靈。

問。堅振可不領乎。答。堅振原非救靈之要。然不堅振。如孩提然。不爲成人。而教友亦如不全。無異乎手上缺一指。不爲全身矣。是故能領。領之爲要。然而堅振惟行一次。雖或堅振時。尚帶大罪。亦不得行二次。因堅振或妥或否。靈魂已有神號。故不得

行二次。

問若何能領堅振。答當有代父代母。聖教所定之規也。領者益加謙德。甘願聽順他人之教誨也。至於空心齋。不以爲要。宜先行告解。若無大罪。亦可免矣。但善行告解。備修己靈。當然之理。

迹

茲述軼事。既顯操堅振之權者。倍宜恪慎。可知夫未堅振者。自當慤勤也。曩時有主教。名麻利畧。正祭時。有一善婦。抱幼子來堂。病危故。欲急爲之堅振。以備終禮。無如主教悉心契主。作祭

較久。病孩遂亡矣。主教祭畢。見其母哀哭。問知何故。主教引爲己失。爰興補贖之功。連日心懷鬱悶。莫能自解。居無何。作避地想。爰以聖庫之鑰。持之而行。旣出城至海畔。將渡。先書本名於大石。且書其出遊之期。旣而附舟渡海。當其啟行。聖人無心持聖庫之鑰。渡際偶隕於海。聖人卽立意曰。倘日後不獲是鑰。終不返矣。言畢。安心而往。任其飄流。久之。舍舟抵岸。易服作鄉農狀。詣名卿之室。乞充僕數。主人收之。問其所長。以灌溉種植對。主人用爲老圃。上主眷其盛德超群。賜以芳草鮮妍。菓實繁昌。名花馥郁。種種嘉瑞。遠勝從前。緣此。主人信任彌深。優待之主。

教於此。既已得所。然故城中信友。失此善牧。如孤子失父。然不勝流連痛哭。到處訪尋。終於不得。卽此知教衆戴聖人。何其深也。然主眷聖人尤深。嘗於夢中默喻數人曰。苟不得此主教。都邑難免大患矣。由是士民等議定四人。分往各處覓之。遇後乃返。四人如命。越山渡海。歷七年久。杳然不知其蹤。釋然而返。返時。偶於石上。見主教手筆。知主教必然渡海。遠適異鄉矣。遂復附舟渡海。行際。忽有一魚躍舟。剖腹得聖庫鑰。同人驚喜交集。驚恐主教爲大魚所吞。不可復得。喜疑主教既已生渡。猶可尋求。洎乎捨舟抵岸。若有人暗導。直詣名卿家休息。於此可見遇

合之奇矣。蓋聞主人呼麻利畧名。令取草來。是人聞之欣甚。料
主教之必居此也。既麻利畧以草來前。是人卽趨前頂禮。殷勤
款洽。筆舌難罄。各卿知爲主教。叙禮優待。使者求之返。主教辭
以不得聖庫之鑰。矢願不返。使者卽將所得之鑰呈上。主教感
激主恩。莫可言狀。夜靜伏叩。上主明示。主於此。顯示命回本鄉。
慰民布化。且許其死兒復活。於是束裝就道。渡海回鄉。鄉人見
主教回。喜出望外。歡欣鼓舞。難以言狀。然主教仍抑然自下。大
著謙恭。往死兒墓。祈主允踐許言。賜兒復活。遂啟墓呼之。死兒
應聲自起。主教偕之返。是孩漸長。訓以格致超性要理。旋陞鐸

德。又望主教道。故主教沒。接位焉。吁。奇哉。是跡。

第三十六首論終傅聖事

問。何謂終傅。答。終傅。乃耶穌親定之聖事。爲慰重病之人也。聖質卽阿裡伐油。以擦五官。故謂之傅。因此聖油。首傅在領洗者。次在領堅振者。又次在受神品者。而末次則在重病之人。故謂之終傅。聖言。乃擦五官時。所誦之經文。然領此聖事。當必有三。一。當已領洗者。二。當明悟已開。能別善惡者。三。當有重病者。是故。未進教者。孩提者。胎痴者。輕病者。坐死刑者。皆不能領此聖事。

問何故擦于五官。答五官乃諸罪之根。故欲除惡。當先拔其根。蓋觀世上醫生乎。必先察其原。而後下藥。耶穌乃靈魂之良醫。故爲之先拔罪根。命傳曰耳、鼻、口、手、足、與腰。倘不便傳油。腰間則亦可免。

問終傳有何效。答一、加增聖籠。又加神慰神力。忍受諸苦。故用阿裡伐油。以表滅其疼痛。二、若愈後。有益于靈。則有醫治之力。若死更益于靈。則得善終之恩。故久臥重病。而不卽終傳。必誤矣。將不得終傳之驗。矣。不異病人。不早服藥。必致病入膏肓。而不瘳。三、能赦小罪。且所遺忘之大罪。惟發下等痛悔。一併全

救。四易退魔誘。病重時。魔必盡力引誘。而病人易于失望。然已終傳。易勝魔力。從知家人病重。倘有懼其驚畏。不預告。而使之失此恩者。是乃大仇也。如有人將下監。爾不告之。使之設法免此。必爲此人之仇矣。

問。終傳如何預備。答。未病前。求主得此洪恩。病時。早求領之。屢發信望。愛三德。擦每一五官時。當悔是官所犯諸罪。終傳後。感謝天主大恩。托賴天主仁慈。如孩童畏嚴父之責罰。而避于慈母身側。天主威義。乃吾人之嚴父。而其仁慈。乃吾人之慈母。故急難之際。呼籲天主之仁慈。宜也。

問終傅可屢次行否。答倘愈後而病再作再重則可再行不然不行第二次。

迹

茲述往事。足見終傅聖事之奇效。不獨能愈神病。抑且能愈形病也。昔有一人病在垂危。旁人來訪。告以命在頃刻。請鐸行終傅禮爲要。此人聆後。悚然對曰。子甯以他規我。毋以是勸吾也。予知終傅者。死必速矣。彼非謂終傅可忽。不欲領此聖事。因古來終傅者。死多活少耳。未幾病漸增。瞑然而逝。遂服衣冠。入殮時。死者承主命復活。向衆云。予終前。不願領終傅聖事。緣此上

主嚴判。罰余幽居煉獄百年。方得上升。若親友故舊。不爲予誦
經祈主。助余善功。無計早升。嗚呼。余終前。苟領聖油。必不罹茲
重罰。且愈神病。而兼愈形病也。哀哉。余也。蒙昧失之。蹉跎過之。
尚何言哉。言畢。復死。衆人爲之虔禱。望主速賜升天。吁。由此觀
之。終傳之禮。凡染重病者。可忽之不領耶。世既無不欲愈其神
病之人。更無不欲愈其形病之人。則當可領終傳之時。何可昧
然失之哉。

第三十七首論神品聖事

問神品有幾級。答有七。一司職堂門。二堂內念書。三驅魔鬼。

四輔彌撒。五副相大祭。六正相大祭。七卽司鐸。五六七謂正品。其餘謂從品。而所以謂品者。因其中有等級之異。如官朝廷官。級有九品。其中有正有從。

問神品是何。答卽聖會之聖事。與之神權。俾助聖教。然三正品。定爲聖事。而其餘四品。爲否聖事。未有定決。然是者多而非者少。惟其或大或小。皆爲有權執事。聖會之顯役。如朝廷命官。各有另外品服。使人一見。卽知其職任也。

問何謂五六品。答五六品乃助司鐸作祭。五品念古經。六品念新經。凡爵內有聖血者。五品不得擅動。六品則可。此二正品。

惟主教能授其權。如正印官。選自皇上。

問。神父何權。答。神父有作祭。與赦罪之權。皇哉厥位。其受聖品之時。卽加靈魂聖寵。又得神力。善行其權。亦受神號。永不能滅。

問。削髮禮。及主教位。非神品乎。答。削髮禮。非神品。惟預備受聖品之禮也。蓋聖會之規。凡人職司聖堂者。該削髮一圈。明顯已無從俗之意。卽備己心。漸受聖品之恩。正如榮然。旣乾燥之。以備易燎。則火一觸。卽炎炎而燃矣。至於主教位。乃圓足司鐸。聖品。誠爲聖事也。其能聖司鐸。授神品。行堅振成聖油等禮。

迹

茲特述一往事。以顯主用妙術。以遴選主教也。昔有名儒曰亞立山。宏通世學。容貌軒昂。因恐才貌過人。易陷於罪。於是棄其榮華學問。作絕俗想。托業微賤。卑已下人。力拒外誘。伍於煤炭行中也。於此服勞工。穿賤服。謹舉動。非若前日之衣錦嫺雅矣。如是安業度生。嚴絕罪緣。頗稱得意。當時適值主教去世。在位者。特延聖額我畧到城。與諸大家貴族。議擢主教一人。以補其缺。然會議中所選之人。紛紛不一。或選名貴者。或選豪富者。或選莊重者。彼以爲宜接主教之位者。不出是三等之人矣。獨聖

額我畧曰。否否。凡遴選主教。當推躬備聖德。卓識過人。謙卑自牧者。舍是三者。而別求主教。主教之實。何存焉。於是貴族中。有一人。獨抒憤懣之詞曰。然則宜爲主教者。當爲至微至賤。如煤行中之亞立山乎。額我畧。甫聞厥名。默承主牘。遂知若人。乃天主所選者也。乃召之來。既至。衆見其跣行面黑。褊體炭屑所蒙。咸竊笑之。獨聖額我畧。神目燦然。隱矚其微。彌深敬服。爰進亞立山。密以詢之曰。余因上主聖名。敢問爾蹤若何。亞立山。乃備舉其由來。畢告無隱。聖額我畧。傾聽之餘。密囑其接主教之位。令其洗容淨體。更賤服。服主教服。冠主教冠。其時亞立山。老成

持重潛德之幽光。偕學問之精華而畢露。實有以附主教之尊位者。聖額我畧與之出。進於大家貴族之前。揚之曰。爾等向所輕而目之。鄙而賤之者。今實爲爾等之司牧焉。彼棄世俗。埋學問。業此煤炭者。惟懼塵緣之累。拒罪戾之端。因之保其性。真全其貞節耳。於是大家貴族等大奇。敬服之至。旣聖額我畧。又請講道以顯其抱負。亞立山順命。遂當衆前。闡明正道。遂發揮盡致。乃共欽其道德。與學問。實迥超夫俗士之上。始感戴之。推尊爲主教焉。聖額我畧。乃聖之錫德。又晉陞爲主教。接位後。區畫盡善。遠播德音。經猷大抒。上下安全矣。然上主更欲以致命之功。

榮其冕旒。故不久卽被匪徒擒獲。焚於煤炭之中。而亞立山遂終於其內。成聖升天焉。

第三十八首論神品升階

問。受聖品宜爲何意。答。一當免肉情偏意。如貪位貪祿貪榮。願拯家中貧乏等意。二當從主聖召。毋從二親偏意。因爾無意精修。而父母偏迫。如此非徒無益。爲害甚矣。倘父母欲爾至一地。而爾路上有性命之危。豈從而行之乎。

問。倘誠有美意。當如何。答。一當量己力。能任此職否。二當求主開明。顯示聖意。三當就正于神師。如病人遷移他處。先問醫

生。

問。已定承行此路。當如何。答。宜諳練已德。預備之。一以聖品後。能成聖體。是極重極大之事。可不善備乎。二以將管理聖會大事。不善備。必有悞。如舟人將行險路。倘未經練。又未備禦險之器。則至險路。必將覆舟而溺。又安能至所向之地乎。故宜如聖巴西畧聖傳所云。未受司鐸之品。已有司鐸之德。

問。宜備何德。答。潔德爲首。宜如天神然。蓋觀服役貴家之小厮乎。倘知家主甚愛潔淨。必留意己身已衣。毋使污穢。動主人之厭惡。令事天主。又宜何如。聖方濟各曾終身六品。因聖七品

以前求主顯示。如何預備善受聖品。忽天神現。手攜清水之爵。謂之曰。爾靈如水之潔。可受聖品。聖人恐甚懼甚。不敢升受聖品。由此觀之。受聖品者。已心當如何潔淨也。

問。又備何德。答。宜有救靈神火。蓋聖品後。將傳道勸人。救人爲業故也。如近王上之大官。更當有扶助王上治民之心。而司鐸至近天主。豈不務愈顯聖祭者乎。

迹

茲述軼事。可知鐸德之位。處於至尊。雖大聖亦不敢當之也。曩有一大德之人。名文增爵。生長豪華。自幼事主。熱心。毋喜摩繪。

聖像。以及鋪設祭臺。灑掃聖堂等事。行芳志潔。迥異他童。年甫十四。卽矢永守童貞之願。適有一次。偶聞污言。卽痛心疾首。懇祈天主曰。甯使早收予靈。不願復聞此罪名矣。此可知其秉正嫉邪之念。已造乎其極也。緣此潔德。深感天神之慕。故特顯形惠顧。卽或邪魔妬其盛德。酷烈肆害。鞭撻聖人。而天神遂親臨慰顧。驅魔以除其害。且屢次發芬芳馥郁之氣。滿其室。以悅其心。屢次借形顯現。詳誨聖道。以擴其明。是聖人之德。上有以格天神。而致其降顧也。然盛德之所感召。豈僅在天神乎。卽聖母亦深其眷戀。而霽容以問之曰。子。余之愛爾。爾果知之乎。夫余

愛爾之情甚熾。難以言喻也。一次。聖人正跪聖像前誦經。聖母
藹然謂之曰。爾有願得之事。悉以告吾也。答曰。惟願畢世慕爾
也。又一次。聖母既現。天神繞之。藹然降福聖人。觀乎此。可知聖
人之盛德。上有以格聖母。而致其眷顧也。蓋其熱心立功。不自
已也。每日虔誦聖母小日課。一主日。嚴守大齋三次。苦服不離
身。苦帶不脫。腰疲倦之時。就板而眠。自鞭其身。必至見血。且於
傷處。用醋擦之。以增其痛。嘗有一次。獨處房中。狠擊其身。血騰
壁上。聖人懼為父母所知。慌忙無措。速以手幌拭之。不去。削之
不落。磨之不滅。終乃以墨塗之。然紅與黑。雖似相雜。而仍自分

明卽於墨色血痕之內。候現耶穌苦像之容。聖人雖欲掩之而不得。不啻欲蓋而彌彰焉。一日正跪默想誦經。耶穌忽然顯現有苦像之狀。且大伸其手。接抱聖人。抱之慰之。暢然自得。樂莫大焉。於此嘆主恩之浩蕩。聖德之高深。皆有出人意外者。然上主之旨。更欲以聖人之德。表白於聖人之父母也。故當庭幃聚。順時。聖人舌上。倏成一肉苦像。如刊刻然。遽爾異光四射。神奇之至。總計聖人生平。自初領聖體時。蒙主神恩。卽見天上榮光。年甫七齡。卽有先知之恩。能說外國之言。且能灼見人心之隱。或善或惡。無不洞徹。且又命二死者。自死復生。夫上主所賜於

聖人之恩。既如是其奇且多。實以聖人所備之德。粹以精。則亦何不可陞鐸德之位。秉鐸德之權。而行祭主之大禮哉。况聖人前在羅瑪時。已陞至六品之級。而乃甘居於是。不敢躋鐸德之班。若惟恐以不能勝任者。忝茲尊位。而藉是以固其謙焉。憶聖人之父既沒。其母嘗問之曰。子何不受鐸德乎。聖人對曰。昔五傷方濟各。大聖也。尚不敢膺鐸德之位。况如余之涼德。敢膺之乎。踰年。遂入方濟各會。居於司事相公之列。甘居卑職。樂爲人役。如是者。又歷二十二年之久。初終一致。維時會長。遂令其虔發三願。翁合主心。聖人從之。又閱二年。形軀衰弱。臥病不起。耶

蘇偕聖若瑟親臨撫慰。聖人喜出望外。縈懷莫釋。未幾。敬親苦
像。泰然而逝矣。奇哉。聖人之蹟。大哉。聖人之功。而終不敢膺鐸
德之位。謂其心之謙固也。然其心實有見夫鐸德之品位。彌尊
而爵彌高也。審是而鐸德之位。烏可輕視哉。且何可漫膺哉。

第三十九首論婚配聖事

問。何謂婚配。答。婚配乃耶穌所定之聖事。其意有二。首意傳
類。加增教友之數。益多教主之人。次意使男女互相聯合。至終
不離。蓋以夫婦之相結。卽表耶穌與聖會相合。及天主與善靈
締結。是故永不能解。卽教化皇亦不能解夫婦永結之約。昔大

曠國王娶一女。後不樂。欲棄之。求准于教皇。教皇無是權。不准。王從此不服教皇。成爲異教之首。

問。婚配有何效。答。益加聖寵。與他活者聖事無異。又施聖配之聖寵。使之夫婦相和相愛。終身不離。善訓兒女。敬畏眞主。然得如是之大恩者。甚希。以善領此聖事者。甚少耳。

問。成此聖事者。何人。何言。何質。答。婚配聖事。非如他聖事之成。蓋非司鐸成之。而成之者。本係夫婦二人。是故倘無司鐸降福。而男女二人。直願相配。亦成爲聖事。然聖教會議。定行此聖事。當有司鐸降福。教女當依此例。至于聖事本質。乃男女彼此

相願也。本言乃相願之言。故二人中一人不願，卽不能成聖事。二人中，有成配之阻者，卽不能成聖事。何則？因成此聖事者，其夫婦也。爲質爲言者，亦惟夫婦也。然則欲行婚配之禮者，自當善備。曷不觀司鐸將行聖事，如何預備，婚配亦主定之聖事。夫婦二人成之，可不謹謹備之乎？如一大臣，王上託之重任，何其謹慎預備，以善治之，得皇上之恩寵乎？

問許親是何。答許親者，卽許彼此將願成配之說也。此事所關非淺，不得輕易解約。倘無大故而解，有大罪，有大故，則可免。如一人發願，每日守齋，倘或身染重病，精力全消，則前所發之

聖願自當免之。以其真有大故也。

問。倘子女不告二親而娶。如何。答。有大罪。重犯第四誡。蓋此事雖全係子女之願。然必當與父母相斟酌而善治之。抑或父母不告子女。慢而措事。更有大罪矣。其罪本惟主教能赦。何則。因各人之位。各人主之。而父母於此導之則可。主之則不可也。

迹

茲述古蹟。足見擇配許婚大事。不容輕遽也。在昔日瑪尼國。一女嘗許配於一男。且又矢誓謂之曰。倘異日不配於爾。邪魔必來擒予。吁。當其言之之時。兩情相合。豈慮初終或渝之情哉。既

思變志叛約。又許配他少年。慶期行婚禮。故舊親朋。舉觴道喜。判白批紅。各盡其致。是女亦怡然自得。正當此威儀極盛時。倏來二少年。衣如旅人。而不知是皆邪魔也。卽將新婚之女。劫之而去。在旁觀者。倍極驚惶。明日二魔又現。將環佩戒指。盛服等。交於其母曰。吾輩無需此物。所欲者。惟其靈軀。同下地獄。言畢不見焉。嗚呼。違許配之誓。其罰固若斯其重哉。則世之擇婿者。慎毋輕許焉。旣許焉。慎毋輕背焉。

第四十首論將配旨要

問、想欲婚配當有何意。答、當有合宜聖事之意也。豈惟順從

私慾之意乎。婚配之意。備世間事主之人。增天上榮光之聖。若有是心而婚配。主必加寵降福。然有是心而婚配者。甚寡。故婚配後。得此恩者。亦甚少。譬有一臣于此。從王意。爲王從事。王悅之。助之成事。若逆王意。私欲舉謀。安得王寵。王佑乎。

問。何法以備之。答。一。察主意。爲要。蓋順主意者。行路爲安。易救已靈。二。旣得主意。又當就正司鐸。聽其指教。三。時宜求主。賜已善配。蓋撒落滿曰。房屋受之于父母。智妻受之于上主。慎之。慎之。四。亦宜仰求聖母。若瑟。婚配之儀型。敏作善工。不倦。因不但俾得智配爲要。又當與己性相似。如衣服不但求其美麗。又

求其長短大小之相稱。撒落滿又云。良妻以善工得之也。凡或嫁或娶。當依此道而爲之。

問。又有何法。答。宜與父母斟酌。蓋年輕無知。易于受騙。如買房屋。徒視外貌偉我。不察內中朽壞。豈可乎哉。

問。倘問父母而不許。子違命而娶。有罪乎。答。若非理而不許。違之無罪。然幼年智識甚淺。恐妄斷父母非理之意。故宜就于有識親戚長上。以定之。而或是或非。始終自慎。毋出凌辱父母之言。

問。已定後當如何。答。宜總告解。領聖體。潔淨己靈。使耶穌降

臨己心。以就婚事。如當時赴加納筵。維時聖母亦在。何其撫佑
新婚。爾亦當恃聖母也。

迹

茲述賢傳。明顯淑女之德。有以免婚姻之事。而感化夫強暴也。
曩有一富貴之家。差等於公侯。父母止生一女。名和納公。自幼
熱心敬主。恪守貞操。雖其家車服珍寶。玩器無所不備。而賢女
皆却之不顧。所服之衣。盡屬樸素。不愛奢華。既長。父母不順其
志。遽爾許配於名族。安大督賢女。因與素心不合。辭之不可。拒
之不能。殊形拂意。仍不以此而變其志。依然服素衣。避塵囂。淡

交遊惟靜處一室。誦經祈主。望免婚姻之事。吁。淑女之畏主葆
潔。基於童蒙。守之於長。主能不愛護而成就之哉。洎乎婚期既
屆。隆儀已備。淑女卽向安大督。而密以示之曰。予有要言。諒必
上主之旨。爾我婚姻。豈如異教。天主上佑。是乃至要。故祈目前
不遂成婚。迨往羅瑪。朝伯多祿聖墓之後。乃可議及焉。安大督
急欲成婚。聽此殊難。俞允。然深恐拂其意。而從之。於是令僕夫
整車馬。裝行李。備斧資。以濟路乏。招僕隸。以便指揮。各色旣備。
和納公。乘煖車。安大督。跨肥馬。不日。至府。安大督。遂選客館。凡
動用舉止。悉壯觀瞻。終日遊行。顧盼自雄。獨淑女。於是時。朝聖

墓游聖堂。務虔禱以冀神恩。既而入覲教宗。問係何人。淑女悉舉以對。且祈入貞女院。以避世緣。教宗深訝。各門閨秀。竟有若斯之高志。遂褒嘉而降福之。令詰朝再見。淑女叩謝而退。徹夜誦經。望得所願。待晨光既動。曉色漸開。淑女修容入覲。教宗灑淚求主。飭令淑女辭俗。上契主心。卽將修道之衣。祝聖衣之。淑女服之。叩謝而出。遂歸客館。喜不自禁。跪而深感主恩。安大督於此。適遊行而歸。不料入房如常。見女服修道之衣。端跪誦經。初視之。誠不知爲何人。乃近而熟視之。細問之。女也。安大督勃然變色。盛怒莫容。以爲丈夫而受女子之羞。焉得爲人乎。轉愛

爲仇直欲致之死地。一雪其恥。然所阻有多。事終不果。乃思變其術。以復其仇。於是乘馬疾行。欲至其母家。強吞其家資。及其嫁裝。故登程之始。絕不予淑女以所需。然於此危機未露之時。主卽以安大督所欲行之事。顯明於淑女。女遂徒步而行。沿途乞食。然蒙主神力。緩步奚啻飛奔。故於安大督至前二日。女已到家。盡將家資等。獻於聖母堂。遂入貞女院。迨安大督至。已無物可得矣。於此遂悟上主神力。扶助淑女。敬其奇德。翻恨前日之非。決志改遷。異日入堂瞻禮。目擊淑女在中。卽趨赴其前。乞恕往日之非。并祈轉託爲院中之役。旋將其家之珠玉珍寶。送

入院中。以飾祭臺之具。而懇是女。且夕求主。永矢弗諼也。

耶穌聖誕歌

聖嬰誕生白冷兮

白冷兮

從是歡樂柔撒裡

亞肋路亞二句

且看置于馬槽兮

馬槽兮

其王厥治無邊際

亞肋路亞二句

歡樂上天天神兮

天神兮

忻聲歌頌真主怡

亞肋路亞二句

福音預報牧童兮

牧童兮

救主純神服軀裏

亞肋路亞

牧童踴躍見禮兮

見禮兮

堪奉誠衷不虛誼

亞肋路亞

申敬叩拜耶穌兮

耶穌兮

襁褓驢牛知伏地

亞肋路亞

艷艷怡顏聖嬰兮

聖嬰兮

惟純惟樸是所喜

亞肋路亞

異星從天顯示兮

顯示兮

皇皇急步三瑪日

亞肋路亞

離朝棄國聖王兮

聖王兮

舍己忘勞惟主覓

亞肋路亞二

匍匐欽崇貢獻兮

貢獻兮

黃金乳香沒藥儀

亞肋路亞二

聖嬰欣欣祝聖兮

祝聖兮

雅意三王荷寵錫

亞肋路亞二

我堪何物奉獻兮

奉獻兮

幸獲卑微中注意

亞肋路亞二

至哉耶穌可愛兮

可愛兮

且也常欽至善誥

亞肋路亞二

卑污心身極賤兮

極賤兮

兼我所有統獻之

亞肋路亞二

至聖聖哉聖主兮

聖主兮

俯望垂憐慈目視

亞肋路亞二

久望救世果至兮

果至兮

好歡躍咏歌詩

好歡躍咏歌詩

榮光聖三共一體

榮光聖三共一體

永生永王于永世

永生永王于永世

亞肋路亞可踴喜

亞肋路亞可踴喜

耶穌復活歌

子兮女兮榮光之王自死復生兮

亞肋路亞句

撒巴昧晨主徒詣墓匍匐瞻視兮

全

瑪大肋納亞各撒默偕至傅屍兮

全

主使坐側衣白語婦主詣許地兮

全

愛徒若望速行西滿先抵主墓兮

全

徒革驚站伊見主立語平與汝兮

全

多默不識耶穌復生持疑不信兮

全

視肋多默觀手與足勿爲逆信兮

全

伊視基督手足與肋痛曰吾主兮

全

主曰福哉末視堅信終獲常生兮

全

忻歡踴躍祝讚吾主于此聖日兮

全

榮光耶穌借父聖神三位一體兮

全

亞孟至于永世亞肋路亞亞肋路亞亞肋路亞

耶穌升天歌

幸援子女出舍兮

出舍兮

慌忙登山歌樂趨

亞肋路亞二

取譬訓蒙

下卷二百二十六

征伐巨寇克勝兮

克勝兮

贖世奏凱遂升天

亞肋路亞二

今乃永賞期屆兮

期屆兮

吾主凱旋克懽愉

亞肋路亞二

今乃上天闡闢兮

闡闢兮

爲吾闢天克欣歡

亞肋路亞二

今乃主坐主右兮

主右兮

坐若救世克踴喜

亞肋路亞二

今乃現身門徒兮

門徒兮

諭遊遍地廣敷教

亞肋路亞二句

乃率弟子出郭兮

出郭兮

陟山舉手降福渠

亞肋路亞二句

聖軀冉冉上升兮

臨僉目

祥雲倏擁臨僉目

亞肋路亞二句

天神輒下迓擁兮

徒圍見

古聖群隨徒圍見

亞肋路亞二句

門弟翹首仰穹兮

仰穹兮

心從目送共瞻依

亞肋路亞二句

取譬訓蒙

下卷二百二十七

主乃電透重天兮

重天兮

諸神輻輳共膺讚

亞肋路亞二

謝主我伏恭頌兮

恭頌兮

一心一口同神詠

亞肋路亞二

榮光耶穌兮

亞肋路亞二

偕父聖神兮

亞肋路亞二

及至永世兮

亞肋路亞二

良譬訓蒙下卷終

